臺大歷史學報第 54 期
2014 年 12 月，頁 123-210

BIBLID1012-8514(2014)54p.123-210
2014.5.8 收稿，2014.7.30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4.54.03

「儒、釋、道、醫」的中日文化交流
——從戴笠到獨立性易的流轉人生

徐 興 慶*

提 要

杭州出身的獨立性易（1596-1672，本名戴觀胤，更名戴笠，字曼公，號荷鉏、天閒老人），自 1653 年 58 歲時東渡日本，至 1672 年逝世為止，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以儒、釋、道、醫的身分，在德川社會烙下其縱橫八千里路的中日文化交流足印。

知名岩國儒士宇都宮由的（遯庵，1633-1709）稱獨立性易「為人博覽洽聞，涉獵儒書，出入佛乘，能書法，知醫術，最長者詩賦也」。而水戶藩儒小宅生順（1637-1674），則於記錄其至長崎尋訪碩儒經緯的《西遊手錄》中表示，「有學者，獨有朱魯璵而已」，獨立性易僅是「略解文字者三四輩」中的一人，二者評價相去甚遠。

獨立性易身處中國時，正值明清交替、戰亂頻仍，勞碌營生但求溫飽；乘桴羈旅日本之後，苦難雖多，卻也得以展現個人才華。本文將獨立性易的生涯區分為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東渡日本後的尋求出路時期（1653-1654）、侍僧時期（1654-1658）、閉關時期（1659-1662）以及行醫時期（1663-1672）等五個時空，主要以在日本蒐集到獨立性易的詩稿翰墨之內容，循序漸進地探究其人格特質及思想轉化，考證獨立性易在不同身分、不同時空下的人物交流與事蹟，進而釐清其歷史定位。

關鍵詞：戴笠　獨立性易　黃檗宗　思想轉化　逃禪遺民

*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shyumark@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戴笠的鄉里營生時期
二、從戴笠到獨立性易
三、夾縫中的思想轉化
代結語：一腳踏破虛空，乃得遺形天地

前 言

根據《長崎圖志》：「永祿初，明人浮舟來聘，其舟巨大，貨財萬積，竟達於京」的記載，[1]明嘉靖年間（1522-1566）中國商人在日本的經貿活動相當熱絡，已頗具規模。其後德川幕府雖數次頒布「鎖國令」，但是仍然開放長崎，允許中國、荷蘭商船渡航，並透過對馬與朝鮮維繫往來關係。17 世紀中葉，中國「明清交替」的政權變動，帶給周邊國家極大的衝擊，國際貿易交流頻繁的東亞海域，隨之掀起波濤。昔日邊陲的「夷（滿）」族掌控了中國政權，日本將明清鼎革稱為「華（漢）夷（滿）變態」。從《華夷變態》一書中，[2]德川幕府針對當時泊靠長崎的船隻，鉅細靡遺地盤問，並詳實記錄中國政經情勢的《唐船風說書》[3]內容，即可窺知日本面對中國局勢的審慎態度。明朝滅亡後，當時的知識分子迫於情勢，選擇遠離家國者眾，所謂「越境」、「遷移」蔚為風潮。隱元隆琦（1592-1673）、朱舜水（1600-1682）、東皐心越（1639-1695）等「反清復明」人士的移居日本，為德川社會帶動了文化技藝、宗教以

1 純心女子短期大學長崎地方文化史研究所編，《長崎圖志》（長崎：純心女子短期大學，1992），頁 43。永祿為日本室町時代的年號之一，指 1558 年至 1570 年間。

2 〔日〕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三冊，收入《東洋文庫叢刊》15（東京：東洋文庫，1958-1960）。〔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

3 無關乎朝代，日本對於來自中國的人事物，習慣冠以「唐」字，諸如唐人、唐僧、唐船、唐墨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學術思想的交流，活絡了東亞文化圈之互動。

近年來中日學界對於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著力甚深，尤其在人物、思想交流等層面，累積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但是針對 1653 年（清順治十年，日本承應二年）東渡長崎的戴笠（1596-1672）之相關研究，寥寥可數。杭州出身的戴笠，本名戴觀胤，字曼公，號荷鉏、天閒老人，釋獨立性易，自 1653 年 58 歲時東渡日本，到 1672 年 77 歲逝世為止，將近 20 年的時間，以儒、釋、道、醫的身分，在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烙下其縱橫八千里路的足印。知名的岩國儒士宇都宮由的（遯庵，1633-1709）稱其「為人博覽洽聞，涉獵儒書，出入佛乘，能書法，知醫術，最長者詩賦也」。[4]而水戶藩儒小宅生順（1637-1674），則於記錄其至長崎尋訪碩儒經緯的《西遊手錄》中表示，「有學者，獨有朱魯璵（筆者按：朱舜水）而已」，[5]獨立性易僅是「略解文字者三四輩」中的一人，對二者的評價大相逕庭。

戴笠身處中國時，正值明清交替、戰亂頻仍，勞碌營生但求溫飽；乘桴羈旅日本之後，苦難雖多，卻也得以展現個人才華。本文主要依據在日本各公私立圖書館、鄉土史料館、寺院取得的新史料，[6]追尋其生涯軌跡，深入考察戴笠在中國時的「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東渡日本後，初始的尋求出路時期（1653-1654），以及皈依成為獨立性易後的「侍僧時期」（1654-1658）、「閉關時期」（1659-1662）、「行醫

4 〔日〕宇都宮遯庵，〈獨立遺稿跋〉，錄自〔日〕藤田葆編，《獨立遺事》（1889；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5050b0078）、《獨立遺藻》（1889；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5050b0079）抄本。另收入〔日〕桂芳樹，《宇都宮遯庵》（山口：岩國徵古館，1978），頁 192-193。

5 本文錄自小宅生順於 1664（寬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撰寫完成，現藏於水戶彰考館之《西遊手錄》稿本，輯錄其與朱舜水、陳三官、陸方壺、獨立之筆談內容。《西遊手錄》曾以附錄的形式，隨彰考館編《朱舜水記事纂錄》（東京：吉川弘文館，1914）刊行於世，不過僅刊出小宅與朱舜水筆談部分，其餘皆刪除未錄。因此，獨立與小宅之筆談內容，僅能透過《西遊手錄》稿本窺得一斑。

6 本文因篇幅有限，無法將截至目前蒐得的史料一一全文揭示，包含述及戴笠（獨立性易）之相關文獻紀錄，都將集結成專書，於近期內出版，以饗學界同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期」（1663-1672）等五段時空。希望循序漸進地考證戴笠－獨立性易在不同身分、不同時空下的事蹟與交遊情形，以釐清其人格特質及思想轉化，進而闡明其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定位。

一、戴笠的鄉里營生時期

（一）生平傳略

中國方面的文獻，目前得見戴笠相關最早的紀錄，是徐秉元、仲弘道於 1678（康熙十七）年，亦即戴笠逝世六年後成書的《桐鄉縣誌》中的記載，曰：

> 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不欲以儒術顯，乃潛究《素問》[7]諸書，懸壺濮里。崇禎中，楚蜀擾亂，公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8]

其後，則有孫岳頒（1639-1708）的《佩文齋書畫譜》，云：

> 戴笠，字曼公，杭州人。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崇禎中，從番禺人乘桴入海，後不知所終。[9]

以及盛楓（1661-1706）的《嘉禾徵獻錄》，記曰：

> 戴笠，字曼公，錢唐人。能詩，兼工篆隸，為諸生，潛究《素問》諸書，寓秀水之濮院。[10]崇禎末，楚蜀盜起，笠知時事方艱，有塵外之志，慨然曰：「此非君子避世時耶！」遂從番禺人航海入日本，

---

7 《素問》與《靈樞》合稱《黃帝內經》，是春秋戰國前醫療經驗和理論知識的總結，並為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著作。

8 〔清〕徐秉元修，仲弘道纂，《桐鄉縣誌》（康熙十七年〔1678〕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善本古籍），卷 4，頁 19。

9 〔清〕孫岳頒等輯錄，《佩文齋書畫譜》，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23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卷 44，〈書家傳・戴笠〉，頁 65a。

10 濮院，今浙江省嘉興桐鄉市，地處杭嘉湖平原中心，距離杭州約 65 公里，自宋即以絲綢業發展成江南大鎮。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知所終。[11]

基於上述三段記錄是目前筆者查閱可信度較高的中國文獻，雖然載述內容皆概略而大同小異，仍逐一列出，以利對比。這些內容主要指出戴笠：博學能詩，兼善篆隸，鑽研醫術並懸壺營生，隨粵人出海後音信杳然。正因為中國方面關於「杭州」出身的戴笠的事蹟線索非常少，以致部分日方文獻誤引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靜志居詩話》中，所載吳江出身的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更字耘野）的錯誤內容，而發生張冠李戴、以訛傳訛的問題。這部分容後詳細論述。

關於戴笠在杭州的出身、經歷，可以從散存於日本各地的史料得知。首先，是其現存於福岡縣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的手稿，內容如下：

> 世居越之山陰，祖遷於杭，賤名笠，字曼公，別號荷鉏，志為農也。今遊日東，流寓亡歸，別字號曰萍，寄以一萍之浮大川耳。近聞黃檗東來，意將從事佛奴，又在變名易字間矣。
>
> 生自二月十九日，即觀音菩薩降生之日，始名觀胤。以丙辰日生，字曰子辰。因遊帝京，友人相勸從仕，笠以志在閒適無意冠冕，故易名曰笠，矢以荷鉏戴笠之愚，謝其勸駕云爾。[12]

此手稿無標題，亦無鈐印落款或年月註記。從內容研判，應是戴笠於赴日翌年、亦即 1654（承應三）年農曆十二月八日[13]在長崎東明山興福寺皈依隱元隆琦之後不久寫的。德川時代雖然開放長崎為通商港口，但是在日唐人的居住及行動，均受到幕府配置的長崎最高行政長官「長崎奉行」[14]之嚴格監管。戴笠這份簡歷，可能即是因應當局身家調查需求，

11 〔清〕盛楓，《嘉禾徵獻錄》，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25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 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卷 47，〈隱逸・戴笠〉，頁 8b。

12 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346。

13 本文之時間標示，為便於讀者掌握時序，年代以西元為主，以阿拉伯數字標示，括弧內加註明、清年號或日本年號；月日則皆為農曆，以國字標示。

14 長崎奉行，江戶幕府的地方官職名稱，負責管理長崎之行政、貿易、船舶，並蒐羅外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以上呈奉行的「由緒書」或「略歷上申書」。

如前揭中方文獻所載，戴笠擅長書法。現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獨立禪師寶帖》，錄有其遁入佛門後，說明去國、居留長崎、皈依經緯的詩文。曰：

> 獨立，法名性易，俗名戴曼公，年六十歲，係大明國浙江杭州府學秀才。恥以虜陷明庭，人心盡死，棄儒隱醫，偕子與妻居鄉者九載。其奈馬蹄鼠尾，痛心慘目，暫附舟至日本交易，以遠覩聽。險涉大川於癸巳年三月，舟到長崎，時荷鎮主着通事查考同舟來歷，知某業儒知醫，保留在崎，醫緣自度。竊念髮白身孤，計莫終老，幸遇黃檗隱元和尚東來，願皈依為座下弟子，志參禪理，以畢終命。就甲午年十二月初八日，稟明鎮主，染薙為僧，隨行杖履。今同和尚應普門寺請，附寓懷詩一絕上呈：「六甲年週行改僧，踈踈散散任無能。相隨瓢衲因緣地，願作宗門一唯曾。」[15]

根據這兩份自述可以得知：戴笠，本名觀胤，字曼公，號荷鉏，又號萍，1596（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生於浙江杭州。年輕時習儒，勤練書法，無意仕途，志在務農。經歷戰亂和國亡巨變後，被迫放棄儒士生活，舉家避居鄉間，改以行醫度日。癸巳（1653，順治十）年三月，58 歲時搭船抵達長崎，據此可知，前揭《桐鄉縣誌》、《佩文齋書畫譜》、《嘉禾徵獻錄》中述及戴笠於崇禎年間（1628-1644）赴日之說，實為訛誤。抵達長崎後，戴笠所稱「鎮主」亦即當時的長崎奉行，[16]透過唐通事的翻譯，知其兼通儒業、醫業，於是准予居留。在憂心年老體衰、生計難

資訊、監控海防。

15 《獨立禪師寶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史料編號「チ 06 04743」。本文獻是 1658（萬治元）年九月一日，獨立隨隱元寄寓普門寺期間，以草體書寫《千字文》，並附一詩文，主要自我簡介、說明居留日本之經緯。九十年後的 1748（寬延元）年九月，此一藏於普門寺的《千字文》字帖，經大阪靈龜山久島院第十三代住持淨芳，邀華洞管雲一起撰寫識文，以摺本形式刊刻付梓，題名《獨立禪師寶帖》。

16 係指黑川與兵衛（正直，1602-1680，任期 1650-1665）、甲斐庄喜右衛門（正述，任期 1651-1660）二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維的考量下，戴笠於翌年十二月八日剃度為僧，道號獨立、法諱性易。八個月後並隨侍隱元離開長崎興福寺，入住大阪的慈雲山普門寺。

論及戴笠皈依後的事蹟時，原本應該改以釋名「獨立性易」稱之，但是基於隨後將探討兩戴笠問題，為避免雜亂混淆，仍暫時以原名號表記。

除上述史料外，目前得見最能詳實瞭解戴笠生平的，應屬其《有譙別緒自剡分宗》一文。《有譙別緒自剡分宗》的原件不知所藏何處，但是目前留存有二種完整抄本以及一種部分節錄的抄本。部分節錄之抄本，收入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17]卷一「戴曼公」之項下，筆者以「東條抄本」稱之，以利區別。而二種完整抄錄版，一是抄者、抄錄年月不詳，現藏於靜嘉堂文庫的「靜嘉堂抄本」；一是大田南畝（1749-1823）於 1805（文化二，乙丑）年六月十日在「崎陽[18]岩原之綠陰借廬」抄寫，並收入其《瓊浦遺佩》上卷，[19]現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大田抄本」，至於二抄本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則尚待考證。

《有譙別緒自剡分宗》之內容可細分為三部分，包括署名「禿頂漢獨立撰」，於「康熙十二年歲在壬子首夏日」，寫給長孫戴善的〈有譙別緒自剡分宗〉；署名「禿頂漢獨立漫筆」，於「康熙十二年姤月之望」，寫給長孫戴善和次孫戴龍的〈聊爾爭分〉、〈風還古道〉；以及署名「禿頂漢遺世獨立手筆」，於「康熙壬子四月中澣」，寫給三孫戴喜的家書。首先值得留意的是，歲次壬子，應是 1672 年，也就是康熙十一年而非十二年，「靜嘉堂抄本」及「大田抄本」的兩處紀年顯然是誤植。「東條抄本」雖作康熙十一年，然而，是東條琴臺發現原文錯誤而主動更正，抑或原文本來即正確無誤？戴笠一向以干支紀年，本史料首次見其使用清朝康熙的年號。換言之，誤植有可能源自原文，也可能因抄錄時受到

17 〔日〕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東京：千鍾房，1884；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18 崎陽、瓊浦都是長崎的地名舊稱。

19 〔日〕大田南畝，《瓊浦遺佩》（上下二卷，稿本，1809；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瓊浦遺佩》上卷中，另錄有獨立撰〈重建清水寺紀緣〉、玄岱〈婺山師帖〉以及安東省菴的手書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壬子時值日本寬文十二年（即 1672 年）的慣性作用而造成。端看兩種抄本都寫作「康熙十二年」時，似乎誤植出在原文的機率較大，但是倘若兩種抄本其實源自同一系統，則結果將大不相同。這些疑問有待一一考察，暫無結論。

其次，關於原史料的去向，「大田抄本」的文末寫道：「右一卷借抄于田邊龜遊（作八年）家，是獨立禪師自筆本，而高玄岱先生徵于東都時，所留贈田邊氏之祖桑溪（方業）者也。」[20]高玄岱（1649-1722）是戴笠的弟子，因新井白石（1657-1725）的薦舉，獲聘成為幕府儒員，於 1709（寶永六）年十二月，自長崎往赴江戶。而「東條抄本」文末亦指出，「斯真蹟今存于崎嚫田邊某家」。二者言及的田邊氏應是同一家族。歸納上述內容可以得知，《有譙別緒自剡分宗》在 1709 年經由高玄岱留贈給長崎田邊氏的祖先；1805 年出借給大田南畝；之後又借給東條琴臺抄錄，東條並於 1884 年刊出。不過，據今關天彭於 1931 年發表的〈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一文，[21] 1921 年左右今關人在東京，某日夜晚造訪明治大文豪森鷗外（1862-1922）時，曾獲示一橫軸，是戴笠的作品。今關指出，該橫軸即是《有譙別緒自剡分宗》，森鷗外因價高而未能收購，後來轉由東北某人家收藏。如果所指為同一史料，換句話說，在長崎田邊家保存二百餘年的《有譙別緒自剡分宗》，已於 1920 年代轉藏於日本東北某處了。

戴笠離鄉當年，長孫戴善年僅六歲，在失聯超過 19 年之際，突然代父飄洋至長崎尋親，並轉告祖母已經去世的消息。「譙」是地名，址在今安徽省亳縣；「剡」指浙江省紹興市之剡溪，一名「戴溪」。文題「有譙別緒、自剡分宗」，意味著戴氏宗族自「譙」、「剡」二地分宗別緒，開枝散葉。「以紀一源之序，分衍千世之承」，[22]協助子孫追本溯源、

20 括號內的文字是原文獻的註記。

21 〔日〕今關天彭，〈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收入氏著，《近代支那の學藝》（東京：民友社，1931），頁 382-414。

22 文見第一部分獨立寫給長孫戴善的〈有譙別緒自剡分宗〉。

臺灣大學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延續宗親血脈，是其撰寫本文的目的。文中記錄其世族譜系、遷徙軌跡、成長背景乃至心路歷程。言及萬曆四十八年（1620）、25 歲時，父親戴朝卿去世；次年遭逢杭州大火，生活頓時陷入困境，被迫捨棄文事。政局動亂，家國變色，49 歲時幾至無立錐之地，幸好曾經研習醫術，得以離鄉至浙江省桐鄉縣、離杭州約五十公里處的語溪行醫，謀求一家溫飽，前後歷時九年，直到 58 歲離開中國。記錄戴笠赴日前生平事蹟的史料非常少，《有譙別緒自剡分宗》寫於 1672（康熙十一）年四月，是距離其同年十一月六日逝世約半年前的作品。在拋妻棄子、離鄉去國近二十年的垂老之際，代表血脈延續的親族突然越海來訪，回顧一生的千觸百感盡皆表露於字裡行間。該文寫於皈依之後，所以署名皆使用道號「獨立」；為了在中國生活的子孫而寫，一改長年用干支紀年的原則，首次使用了清朝康熙的年號。本史料等同戴笠的回憶錄，有助於填滿其年譜中諸多空白處，更可藉以探究其思維脈絡與人生理念。

上述戴笠親筆的第一手史料以外，高玄岱於 1718（享保三）年撰寫的〈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23]以及玄岱之子、高有鄰（1691-1773）於 1771（明和八）年，委託幕府儒官源良弼（1706-1777）起稿的〈天外一閒人髮齒碑記〉，[24]也是探討戴笠赴日後之知見行履的重要根據。

23 〈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刻於平林寺所藏「明獨立易禪師碑」上之銘文。由碑銘內容可知，玄岱為緬懷先師，徵得金鳳山平林寺住持靈峰禪師與其師默雲和尚的同意，於寺境內興建「戴溪堂」，並於 1716（正德六）年三月七日竣工。兩年後的 1718（享保三）年四月，由越智直卿將玄岱起草題寫的銘文，篆刻於藤原通顯所捐贈的櫸木（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誤作石碑）上，在玄岱三子高有鄰、弟子年江直美等人協同下，立碑於「戴溪堂」之側。標題「明獨立易禪師碑銘」以篆隸體橫書，碑銘本文則採楷書直寫；木碑總高 191.0cm、寬 155.2cm，黑色底漆，文字平雕。現移置於「戴溪堂」內，以利收藏。文可參閱〔日〕石村喜英，《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黄檗独立禅師伝》（東京：雄山閣，1973），頁 258-261。以下簡稱石村氏專書。

24 〈天外一閒人髮齒碑記〉，1771（明和八）年十一月六日，高有鄰於東京東叡山護國院設立石碑，上有源良弼（德力龍澗）撰述、橘勵齋（隆棟）篆刻的碑記，以誌有鄰未能遵循父親玄岱之遺願，將獨立遺稿《天外老人集》順利付梓之經緯。碑高 181cm、寬 59.1cm，正面以篆隸題「天外一閒人髮齒碑」，左、右、後之三面則採楷書平雕。石碑現已遷移至東京多摩靈園內編號「3 區 1 種 32 側 9 番」的深見家墓區。文可參閱石村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高玄岱[25]於 1649（慶安二）年生於長崎，日本姓深見，13 歲即至興福寺幻寄山房師事時已皈依、正在閉關中的戴笠，學習儒、醫、書法和篆刻；其後曾經一起經歷長崎大火的苦難，並幾度陪同遠赴岩國（今山口縣）行醫。十二、三年的師徒情誼相當深厚，因此在戴笠逝世 50 周年將屆之時，玄岱積極設法於埼玉縣金鳳山平林寺興建「戴溪堂」、立碑撰銘、籌辦祭典，以緬懷師恩。戴笠去世後，玄岱轉赴京都遊學，師事幕府儒官木下順庵（1621-1698）。37 歲時，受聘擔任薩摩藩第二代藩主島津光久（1616-1695）之「侍讀」，並教授書法。玄岱往來於薩摩、長崎、江戶之間，因工詩文，與黃檗、曹洞宗僧侶多有交遊。1709 年十二月，離開長崎往赴江戶任幕府儒員，並於翌年三月謁見第六代將軍德川家宣（1662-1712）。其後與室鳩巢（1658-1734）、荻生徂徠（1666-1728）、三宅觀瀾（1674-1718）等知名漢學家均有深交。編著有《養生編》（1680）、《正德和韓集》（1711），以及 1746 年被築地大火焚毀的《天外老人集》15 卷等書。玄岱的學問深受戴笠影響，是德川時代在日本傳播中華文化的優秀知識人之一，[26]其與戴笠之師徒互動將另文探討。

言及戴笠的日本文獻可概略分為兩大類，一是將其活動事蹟幾乎同步登載於冊的官方紀錄，一是後人有感而發的文章著述。官方紀錄有：長崎的《唐通事會所日錄》，以及岩國方面的史書《中津日記》、《上の御土居日記》、《御取次所日記》、《岩國藩御用所日記》、《御音信帳》、《岩邑年代記》、《岩國沿革志》等。而個人撰著方面，捨去

專書插圖 38、頁 477-478。

25 高玄岱的祖父高壽覺，原為明朝福建的儒醫，福州、廈門是德川初期中國與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因此高壽覺經常往來於福建與薩摩（今鹿兒島縣）之間。玄岱之父久兵衛，是高壽覺的養子，1618 年 16 歲時歷訪中國之金山寺、華嚴寺等名山大川長達 11 年，1629 年 27 歲時搭乘中國商船返回長崎，1632 年接受首任薩摩藩主島津家久的招聘，爾後經長崎漢醫穎川入德向長崎奉行所推薦，成為「唐通事」。久兵衛曾為隱元禪師東渡日本奔走盡力，1659 年 57 歲時皈依佛門，追隨木菴性瑫，法號「大誦」。1665 年六月隨木菴赴江戶，謁見第二代將軍德川家綱。據石村氏專書，頁 1-38；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佐世保：親和銀行ふるさと振興基金，1991），頁 214-219。

26 石村氏專書對其人其事有最詳實精闢的論述。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言兩語的極短敘述，大致依年代先後排序，則有：卍山和尚〈示素立禪者偈并序〉、無著道忠《雙岡齊雲紀談》、六如《葛原詩話》、南山道人《諸家人物誌》、市河米菴《米菴墨談》、西島長孫《坤齋日抄》、神田實甫《南宮詩鈔》、賴襄《賴山陽實甫帖》、山崎美成《古今名家略傳》、山田青門《巖山金玉集》、藤森天山〈書獨立瀟湘八景詩卷後〉、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東正純〈評藤田葆編《丘壑画談》〉等。

（二）戴笠同名異人考

20 世紀前葉，戴笠以一介德川時代初期流寓日本的明末遺士身分，依序出現於：今關天彭《近代支那の學藝》、辻善之助《日支文化の交流》、木宮泰彥《日華文化交流史》等中日文化交流相關研究論著中。[27] 後兩篇文章的內容流於簡略概述，木宮泰彥甚至也出現「張冠李戴」的問題。不過，今關天彭的論文，則提出幾點值得參考的評析。首先，指出前揭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一書中的明顯訛誤，包括將「杭州戴笠」與「吳江戴笠」之事蹟混為一談；將杭州戴笠於承應二年抵達長崎的時間，誤認定是承應三年。而更重要的是，另考究出兩戴笠都曾經是「鷺隱詩社」成員的關聯性，指出乾隆年間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震澤縣志》的鷺隱詩社成員名單中，前有杭州「戴笠曼公」，後有吳江「戴笠耘野」名列其間。

關於被誤引的戴笠耘野（1614-1682），其摯友潘檉章（1626-1663）的《松陵文獻・隱逸傳・戴笠》中，有較朱彝尊等的文獻相對精闢鮮明的人物描述，曰：

> 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祖天敘，見孝義傳。笠，孤貧

27 今關天彭，〈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收入氏著，《近代支那の學藝》，頁 382-414；〔日〕辻善之助，〈江戸時代に於ける支那文化の影響〉，收入氏著，《日支文化の交流》（大阪：創元社，1938），頁 196、203；〔日〕木宮泰彥，〈來朝並びに歸化明清人と文化の移植〉，收入氏著，《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1955），頁 697、706-70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 力學，為諸生。文行炳著，渾厚篤誠，與人居溫溫終日而志節凜然，非其義，一芥不苟。乙酉後，入秀峰山為僧，得禪學宗旨，久乃返初服。教授自資，勤於著述。謂明亡於流寇，綜其始末，以月日為次，作《寇事編年》。采輯明末死義諸臣事蹟，作《殉國彙編》。自將相至布衣，無不詳載。別紀烈女為《骨香集》，後死者為《耆舊集》，為《發潛錄》。又有《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陽秋》等書，共數十卷。居同里之朱家港，土屋三間，旁穿上漏，炊煙時絕，略不關懷。惟孜孜編纂，雜采朝報、野史，參之見聞、口訊、手鈔，老而不倦，海內著述家服其精博，惜多散佚不傳。[28]

而江蘇崑山三賢之一的朱用純（1617-1688，柏廬），於 1673（康熙十二）年撰寫之〈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中，則言及：

> 吳江戴耘野先生，其抗節尤高者也，三十年來不入州府，微獨當世之人莫或窺其顏面，即我徒亦罕得見之。而壬子秋，扁舟載酒，過訪於玉峰之陽、婁水之陰。杓石程子、重其袁子為之導，葵園呼子為之主。吾邑同志之士仰其風者，幸得親見，相與賦詩投贈，以為勝事。
>
> 明年癸丑，程子、袁子又以先生六十告予；予以告吾邑之得見先生者，皆欣然謀將壽之。或曰先生之德盛而能下；或曰先生著書扶植倫常，以垂後世。或又曰昔者蔡邕多識漢家故實，而志節闕如；陶潛不忘晉室，而不聞紀載當時遺事，先生兼之。是皆可述而為文以壽也。[29]

此外，亦可參閱《蘇州府志》、《國朝先正事略》等文獻的記述。[30]綜合

---

28 〔清〕潘檉章，《松陵文獻》，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卷 10，〈隱逸傳．戴笠〉，頁 12。

29 〔清〕朱用純，〈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收入氏著，《朱柏廬詩文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 56-57。

30 〔清〕李銘皖等修，馬桂芬等纂，《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文獻的內容，可知：戴笠，字耘野，初名鼎立，字則之。高風亮節，曾經出家為僧，其後還俗，隱居在吳江縣同里鎮朱家港，教書營生，行事非常低調，力學而勤於著述。

接著需要釐清的是，兩戴笠與「驚隱詩社」的關係。首先，《震澤縣志》對於驚隱詩社的記述如下：

> 太湖葉桓奏，鼎革後隱居唐湖北渚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與嚴蓼吳東籬兄弟並為驚隱詩社領袖（驚隱詩三字，葉集作逃）。時同社之來唐湖歲率數至，至必賓主聯吟，為望海潮詞，先後凡百篇。……國初，吾邑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為「驚隱詩社」。……跡其始起，蓋在順治庚寅。諸君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遯跡林泉，優游文酒，芒鞋箬笠，時往來於五湖三泖之間，而執法之吏不相誰何，國家文網之寬，諸君氣誼之篤，兩得之矣。其後史案株連，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輟。[31]

又，根據楊鳳苞〈書南山草堂遺集後〉一文，驚隱詩社的成立「始於庚寅，終於甲辰」。[32]換言之，明清改朝換代之初，一群以葉桓奏及吳東籬兄弟為首、講求氣節風骨的故國遺民，於 1650（順治七，庚寅）年在唐湖（即唐家湖）古風莊成立驚隱詩社，藉由放歌吟詠、縱情山水，以逃避現實社會的紛亂，所以又稱「逃社」。後因潘檉章、吳炎等主要成員受莊廷鑨《明史》案牽連，慘遭殺害，詩社被迫於 1664（康熙三，甲辰）年解散。[33]

5-5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106，〈人物〉33，頁 8（總頁 2508）；〔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11-114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卷 47，〈遺逸〉，頁 4b（總頁 1912）。

31 〔清〕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震澤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20-3 冊，卷 38，〈舊事二〉，頁 1334-1336。括號內的文字是原文獻的註記。

32 〔清〕楊鳳苞，《秋室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1，〈書南山草堂遺集後〉，頁 15b-17a（總頁 10）。

33 關於驚隱詩社的研究，詳參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 208-213；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于飛〈「驚隱詩社」成員認定過程考論〉一文，[34]在針對包含上述兩種文獻在內的 11 種文獻之驚隱詩社相關論述進行考究後，梳理出一份依籍貫區分的成員名單共 50 人，筆者參考其研究成果，大致循《震澤縣志》原排序重新整理如下：

湖州：范風仁（梅隱）、沈祖孝（雪樵）、陳忱（雁宕）

嘉興：金甌（完城・甯武）、顏俊彥（雪曜）、朱臨（載揚）、鍾俞（琴俠）、顏祁（子京）、金始垣（公覲）、鍾嶽立（賓王）

杭州：戴笠（曼公）

崑山：歸莊（元恭）、顧炎武（甯人）

無錫：錢肅潤（礎日）

長洲：陳濟生（皇士）、程棟（杓石）、施謨（又王）

吳江：吳珂（匡廬）、吳宗潛（東籬）、吳宗漢（南村）、吳宗沁（西山）、吳炎（赤溟）、周燦（闇昭）、周爾興（機高）、周撫辰（其凝）、周安（安節）、顧有孝（茂倫）、顧樵（樵水）、朱明德（不遠）、戴笠（耘野）、鈕明儒（晦復）、鈕榮（蓀如）、王錫闡（兆敏）、潘檡章（力田）、吳寀（北窗）、吳在瑜（曜庚）、吳南杓（融司）、葉世侗（開期）、葉敷夏（康哉）、沈永馨（建芳）、吳宗沛（芳時）、葉繼武（桓奏）、朱鶴齡（長孺）

不明：李受恒（北山）、王祁（雲頑）、沈泌（彥博）、沈嘉楠（石城）、錢重（鍾銘）、金成（耳韶）、金廷璋（彥登）

誠如今關氏論文所述，兩戴笠皆出現在驚隱詩社成員名單中。

205-225；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周于飛，〈驚隱詩社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12）等。

34 周于飛，〈「驚隱詩社」成員認定過程考論〉，《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3 期（2011 年 8 月，廈門），頁 9-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戴笠耘野與驚隱詩社的關係，從其為葉桓奏作〈高蹈先生傳〉；[35]與潘檉章相約合撰史書而完成《寇事編年》、《殉國彙編》；又，潘檉章的《松陵文獻．隱逸傳》中收有其傳記；潘耒撰〈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36]顧炎武《亭林詩集》中收有〈酬歸祚明、戴笠、王仍、潘檉章四子韭溪草堂聯句見懷二十韻〉、〈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等詩作；[37]以及《亭林文集》中收有〈與戴耘野〉之書函等，[38]諸多與驚隱詩社重量級成員的詩文往來，足以顯示戴笠耘野在詩社中的地位。

但是，杭州戴笠這方面則苦無線索可資印證。直到筆者在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得閱其成書於丙申（順治十三，明曆二，1656）年二月晦日的詩集，才有進一步的突破。詩集由上題《東矣吟　性易自筆本》[39]的後人裱裝的封面保護著。原書外題《東矣韵》，韵為「吟」的異體字。其內首頁是一篇五百餘字的〈自紀〉，開宗明義地說明：「是篇紀予東來萍寄、未脫白時吟草也」，「脫白」是佛家語，意指剃度出家。主要述及成書經緯，並落款「天外一閒人書并題」，鈐印「荷鉏人」。隨後，內題《東矣吟》，署名「天外一閒人著」，並鈐「獨立」、「性易」二印。其下共收錄「自癸巳春初出江城浮東之吟稿」一百一十五首，而「甲

35 戴笠，〈高蹈先生傳〉，收入〔清〕淩淦輯，《松陵文錄》（全 12 冊 24 卷；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 17，頁 4a。

36 〔清〕潘耒，《遂初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50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卷 10，〈戴耘野先生六十壽序〉，頁 3-4（總頁 64）。

37 〔清〕顧炎武，《亭林詩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康熙刊本），〈詩集〉，卷 3，頁 6b-7a；卷 5，頁 21b-22a。

38 顧炎武，《亭林詩文集》，〈文集〉，卷 6，頁 20。

39 《東矣吟》，國立公文書館藏，史料編號「漢 10693」，函號「313-312」。卷首除獨立原鈐印「茆茨」外，另有專蓋於表示是毛利高標（1755-1801）舊藏並上呈幕府的典籍之「佐伯侯毛利高標字培松蔵書画之印」，以及「淺草文庫」、「日本政府圖書」、「內閣文庫」等共五枚鈐印。卷末則捺有「獨立」、「性易」、「昌平坂學問所」、「日本政府圖書」、「內閣文庫」等五印。基於獨立於〈自紀〉之後，題曰「東矣吟」，因此筆者將統一稱本詩集為《東矣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午仲春望後，俱不及錄」。換言之，戴笠隨隱元入住普門寺半年後，將其在中國期間以及赴日後的第一年，亦即剛滿 59 歲、尚未皈依前所吟詠的詩作 115 首，輯錄成詩集《東矣吟》。經逐一審閱詩作後，發現明確註記酬唱對象的作品中，出現驚隱詩社領袖「吳宗潛（東籬）」以及「金甌（完城）」的名號。詩作分別是：

〈寄懷東籬野老〉：

逃世難能逐世多，羨君終日閉門歌。

秋來釀得黃花酒，白社吟招我莫過。

〈寄完城社長〉：

野渚扁舟幾共攜，江天逋客跡今迷。

一行念與論交潤，東海灘頭浙水西。

如此一來，對於杭州戴笠赴日前的事蹟，可以有比較具象的掌握。首先，杭州戴笠是驚隱詩社成員一事獲得佐證，驚隱詩社成立、存在時間為 1650 年至 1664 年，而杭州戴笠在 1653 年三月即已抵達長崎，因此加入詩社的時間最長不過剛成立時的前三年。杭州戴笠離開中國之前的九年期間，主要在桐鄉「語溪」行醫謀生，該地距離詩社聚會所在地、吳江「唐湖古風莊」約六、七十公里；距離戴笠耘野隱居的吳江「朱家港」約五、六十公里，二人的活動範圍是相近的。

綜合以上的資料，可以歸納出：兩戴笠年齡相差 18 歲，出生地不同，但是時代相近、重疊，活動範圍均在蘇杭一帶，皆是驚隱詩社的成員，也都曾經出家為僧。其實，早在今關天彭之前，清朝殷增在其《松陵詩徵前編》卷八中，即已述及兩戴笠事蹟被混淆之事，曰：

國初高士有兩戴笠，吳江戴笠字耘野，浙西戴笠字曼公，俱能詩。當時已有傳聞互譌者，耘野曾作〈答或問〉一篇辨之，刻入梁溪錢十峯肅潤《文瀔》。[40]《明詩綜》以曼公為耘野別字；且《詩綜》

40 戴笠，〈答或問〉，收入〔清〕錢肅潤輯評，《文瀔初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 20，頁 22-23a（總頁 708-7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入之詩，亦是浙西曼公之作，非耘野詩也。[41]

根據殷增提供的線索，查閱同是驚隱詩社成員的錢肅潤（1619-1699，礎日）輯評之《文澱初編》，得見吳江戴笠為消解同名所造成的困擾而撰寫的答辯文，題曰〈答或問〉。文章雖略嫌冗長，但是內容相當重要，因此揭示其全文如下：

或有問於予，曰：「子初名鼎立，今潛其鼎，而以竹加立者，何？」曰：「志隱也。」或又曰：「越之中，有與子同姓而字曼公者，其名亦曰笠。是一時有兩笠也，子得無混其名乎？」曰：「曼公之名，定名也。予之名，更名也。」因歷舉古今之同姓名者，以告之。或又曰：「唐虞之伯夷與商周之伯夷，猶曰此時代之相懸也。純孝之曾參與殺人之曾參，猶曰此淑慝之不同也。今吾耘野與曼公，生同時，業同儒，吳越相望不數百里而近，安知耘野之笠不訛而為曼公之笠乎？」曰：「曼公，越之名士，長余數年，工書法，吳越間寺額碑文多出其手，書名傳於海外，有戴書之目。予僅守先人一編，坐以忘老，惟是旁及釋典，方外衲子時相過從，有逃虛之名。安能如曼公之聲價不脛而走哉！」或又曰：「近聞有以遺事祈曼公採輯者，曼公駭曰：客誤矣，此必吳中之笠也，而非我。又聞有持縑索書於耘野，耘野亦駭曰：客誤矣，此必越中之笠也，而非我。即此二事，若兩相借而兩相違也。其如後世何？」予又答之曰：「嘗考漢史，同時有兩龔遂而俱為賢郡守，有兩京房而俱明《易》道，其各不相嫌如此，余復何嫌於曼公！」或唯唯而去。既而曼公卒海外，於是吳中故人或乘車而出，遇我於山巔水涯之際，相對而揖之，曰：「笠來笠來，舍我其誰哉！」予遂以更名為定名。云。

戴笠的文章之後，另附有錢肅潤的評論，曰：

耘野高風，當今罕匹，豈一時遂有兩賢相遇耶！兩相借而兩相違，

41 〔清〕殷增編次，《松陵詩徵前編》（全 4 冊 12 卷，光緒九年〔1883〕吳下重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第 3 冊，卷 8，頁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又各不相嫌，其曠達也如此。此篇機鋒相對，正足相當，文情更在客嘲賓戲間，讀之快甚。

由此可知，兩人姓戴名笠雖然相同，但是別字各自為耘野、曼公。《明詩綜》戴笠項下，以曼公為耘野別字，顯然是一誤記。吳江戴笠是「戴耘野」，而杭州戴笠則是絕無僅有的「戴曼公」。兩戴笠被混淆誤認的問題之大，已經到了當事者必須撰文澄清的地步。而且從文意上研判，彼此知道對方的存在，卻不曾直接接觸。

殷增同時還指出《明詩綜》以所列詩句為耘野作品是錯誤的。以下是《明詩綜》述及戴笠的全文：[42]

戴笠二首。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改今名，更字耘野，又字曼公，吳江人，縣學生。《詩話》曼公，谷隱巖耕不入城府。句如：

愁邊細雨孤舟遠，夢裏青山故國春。

夜雨聲中流水急，東風陌上野花開。

眠鳧夢裏誰家地，啼鴂聲中故國秋。

大有孤山處士遺韻。

〈秋望〉：

晴空浩無垠，一碧淨千里。有似至人懷，澄泓湛秋水。

寒鴉起半山，孤飛不能已。蕭然萬感集，四顧蒼茫裏。

〈有感〉：

老大徒傷事事非，三年客裏故山違。

凉風動地迷衰草，白露侵人透葛衣。

江漢數行鴻鴈斷，天涯幾箇友朋歸。

凭闌盡日思佳句，西北遙瞻是落暉。

截至目前多方蒐得的戴曼公的詩作中，與〈秋望〉、〈有感〉二詩相同的詞句，只見於〈橫秋風雨三十韻〉[43]的引文之「凉風動地」四字。基

42 〔清〕朱彝尊，《明詩綜》（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峰閣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 79，頁 13。底線為筆者所加。

43 詩軸〈橫秋風雨三十韻有引〉，以「讚出秋聲卷」為名，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史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明朝袁中道（1575-1630）的〈龍君超招飲章台，賦得看花台三韻〉，曾有「炎極且登台，涼風動地來」之詠，因此無法據此斷言〈有感〉詩是出自戴曼公之手。不過，詩集《東矣吟》中的〈有慨〉詩，曰：「愁邊細雨孤舟遠，夢底青山故國新。無那極天戎馬路，回頭羞問釣魚人。」以及收入其與良衍性派（1631-1692）合刊的詩集《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44]的〈西湖懷感三十韻有引〉第二十六首，曰：「慘淡湖波寒不流，亂雲零落兩峰頭。眠凫夢裡誰家業，啼鳩聲中故國秋。」顯然與《詩話》所錄內容相同，證明這部分的詩句誠如殷增所言：「是浙西曼公之作，非耘野詩也。」

考究至此得到的結論是，朱彝尊《明詩綜》、《靜志居詩話》中的「更字耘野，又字曼公」之誤記，應該就是引發一連串張冠李戴問題的導火線。中方文獻受其誤導者眾，此處不再一一列舉。而前揭言及戴笠的日方文獻，從成書時間先後研判，誤引朱彝尊敘述以致張冠李戴的情形，首見於市河米菴的《米菴墨談》，其後西島長孫的《坤齋日抄》、東條琴臺的《先哲叢談續編》，乃至岩國藤田葆的《獨立遺事》、《獨立遺藻》，皆因未能詳加考證，而造成以訛傳訛的結果。

編號 B-2869，可自該館網頁 http://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35603 取得部分影像。本詩軸是獨立於 1662（寬文二）年八月三日清秋夜雨中完成，寫給良衍性派之三十首五言律詩。卷首以篆體書寫「譜出秋聲」四大字，東京國立博物館以此為題名，「讚」字實為「譜」字之訛。良衍性派（良演、南源性派），生於福建省福清縣，俗姓林。幼時入黃檗山無淨璋公門下為沙彌，未幾，參禮隱元，隨侍多年後，同行東渡日本。1668（寬文八）年，開創華藏院，營建慈光堂。1671 年，隱元密付偈頌、拂子。1673（延寶元）年，隱元寂，遂為隱元編廣錄，並修年譜。1688（元祿元）年，重興東大寺大佛殿，設千僧會，任法會導師。1692（元祿五）年，歸黃檗山，隱栖於高壽軒。同年六月示寂，世壽 62 歲。著作有《鑑古錄》30 卷、《芝林集》24 卷、《南源禪師藏林集》6 卷等。

44 《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現藏於國立國會圖書館鶚軒文庫，封面印記原史料編號為「鶚 詩文 125」，另有「こ第卅七号」之手寫編號。全書由獨立題識、獨立與良衍各詠十首七言律詩之〈題富士山十律有引〉，以及獨立題識、獨立吟詠三十首七言律詩之〈西湖懷感三十韻有引〉兩部分構成。詩集前半部亦即所謂「一峰雙詠」，收錄獨立、良衍二人對日本名峰富士山之詠歎，識文記於 1657（明曆三）年中秋時節。

臺灣本體藝術期刊資料庫

除了今關天彭撰文糾正這項錯誤外，1956 年梁容若以〈明季兩戴笠事蹟考〉一文；[45] 1978 年，謝國禎以〈顧炎武與驚隱詩社〉一文，[46]發表考證結果。而京都宇治黃檗宗大本山萬福寺文華殿所藏「吉永文庫」中，也收藏著吉永雪堂（1881-1964）的未刊稿本《戴笠同名異人考證》。稿本首頁「目次」部分列舉了考證項目，筆者於參照內文後，補足文意、加註標點符號，揭示如下。希望透過原書架構的呈現，傳達作者引用例證以釐清兩戴笠之別所作的努力。

一、明・陳文沂《移情集》〈病眼訪戴山人〉
一、澹軒之歌〈懷戴子曼公負笈向日東不歸歌〉（未得）
一、《桐鄉縣志》之一節
一、《明詩綜》〈秋望〉、〈有感〉
一、《顧亭林詩文集》卷六補遺〈與戴耘野〉
一、《亭林詩集》卷五〈送李生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
一、《顧亭林先生年譜》「康熙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一、大正五年八月十六日森鷗外寄編者書函抄本一份
一、蓬萊會詩偈獨立性易〈送良者之日本〉
一、《葛原詩話》〈在長崎逢舊友贈詩〉
一、《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七
一、天雨陳人抄錄文、種竹山人識文
一、獨立之詩作二首

吉永氏嘗試多方徵引，以佐證戴笠同名異人問題。其中若干文獻並未順利取得，原稿尚處於構思列綱、蒐集資料的初步階段，但是單從目次所

45 梁容若，〈明季兩戴笠事蹟考〉，收入氏著，《中國文化東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頁 94-113。在此之前梁氏曾以異名發表同一議題、內容大同小異之文章於期刊，分別是：梁繩禕，〈戴耘野與戴獨立〉，《朔風》第 13 期（1939 年 10 月）；又載於《國學叢刊》第 13 期（1943 年 8 月），以及梁盛志，〈明季兩戴笠事跡考〉，《師大學刊》第 1 卷（1942 年 6 月）。

46 謝國禎，〈顧炎武與驚隱詩社〉，《中華文史論叢》第 8 輯（1978 年 10 月，上海），頁 423-444；後收入其專著《明末清初的學風》，頁 205-2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列內容，不難看出其探究方向是適切的。

基於兩戴笠問題之考證告一段落，以下的討論也多環繞在赴日、尤其是皈依以後的事蹟，因此將以釋名「獨立性易」中的道號「獨立」表記之。同樣地，文中第二次言及的僧名，原則上也將以道號簡稱。其他人物則視情況，以姓氏或字號稱呼。

（三）相關先行研究

繼今關天彭之後，真正對獨立進行脈絡性考察、深入探析而成的研究成果，應屬 1961 年吉永雪堂出版的《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47]吉永雪堂，本名卯太郎，福岡縣北九州市人，熱衷鄉土史研究，尤其專注於黃檗宗歷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之鑽研。晚年竭盡心力於「門司鄉土叢書」之編纂，因而榮獲福岡縣文化功勳獎。吉永氏將其畢生行腳日本各地蒐集而來的黃檗相關文獻資料，捐贈給京都萬福寺。寺方因而成立「吉永文庫」，連同吉永氏數量龐大的親筆抄稿，都妥善保存於寺內文華殿。《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是第一本刊行於世的獨立研究專書，立足於宗教文化的視域，以編年體裁記錄其交遊、涉獵等生平事蹟，並且對應直接、間接相關的時代背景，達到從時空脈絡形構獨立圖像的效果。在萬福寺文華殿得見吉永氏親筆抄錄的十三冊獨立相關稿本，可以深刻感受到本年譜實成就於其走訪四方的毅力與深厚學養之間。

在吉永氏開啟端緒之後，得近距離接觸真跡珍藏之便，岩國古文書、鄉土史學家桂芳樹（1913-2008），陸續發表了〈長崎に渡来した独立禅師の岩国における資料〉以及《僧独立と吉川広嘉》等研究成果。[48]首度將岩國徵古館以及吉川史料館所藏獨立的墨寶品項和內容，作系統性

47 〔日〕吉永雪堂，《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下關：門司圖書館，1961）。

48 桂芳樹，〈長崎に渡来した独立禅師の岩国における資料（上、中、下）〉，《長崎談叢》44-46 輯（長崎：長崎史談會，1966-1967）。桂芳樹，《僧独立と吉川広嘉》（岩國：岩國徵古館，1974）；以下簡稱桂氏專書。岩國徵古館另收有其單篇手稿〈独立の略歷〉，史料編號 05050b04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公開介紹。獨立共四度應聘往赴岩國，為領主吉川廣正（1601-1666）、廣嘉（1621-1679）父子治病。旅居岩國的時間，四次合計長達一年七個多月。除了上呈廣嘉的信函之外，其與岩國文人雅士酬唱的詩稿墨札，更是數量驚人。桂氏的研究素材，不是獨立的真跡手稿，就是絕無僅有的第一手抄稿，包含用以佐證論點的文獻也都是藩政紀錄，諸如《御取次所日記》、《岩國藩御用所日記》、《御音信帳》等官方史料。這些史料多為古文書，數量龐大。此外其研究成果中，尚有一項難以超越的論述，即是針對獨立是否擅長痘疹醫療；是否與自稱獲得其真傳的池田嵩山（正直）、池田瑞仙有過任何交集；甚至是否真有池田嵩山其人等課題的評析。當以「戴曼公」為關鍵字，進入日本各大學術研究機構的網站檢索時，會出現許多題名類似《戴曼公痘疹治術伝》的醫學古籍，國立國會圖書館即收有 12 種。坊間流傳的相關醫書，為數亦不少。但是桂氏充分運用其在地優勢，深入考察探究，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查無實證，並無文獻足以證明池田其人、曾師事獨立其事真實存在。[49]類似的研究結果，也出現在石村喜英的《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黄檗独立禅師伝》一書中，認為獨立與痘疹醫療、與池田家息息相關等之記載，是穿鑿附會、浮誇不實。[50]有鑒於尚無新事證可以推翻二位碩學前輩的論見，同時《戴曼公痘疹治術伝》這類醫書的內容，皆侷限於症狀及施藥方針的專業敘述，無關乎文藝創作，因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桂氏論文聚焦於獨立在岩國的事跡，有別於吉永氏以年譜全面性條列記事，除了坊間可見的詩稿書幅外，更讓壓箱三百餘年的信函內容、官方紀錄得以公諸於世，披露獨立與岩國人、事、物的互動實態，加上對於池田家系與痘疹醫療之縝密解析等，其學術參考價值自不待言。只

49 相關論述首見於桂芳樹 1950 年發表的〈独立と池田瑞仙との関係について〉一文，本文爾後以附錄形式，收入桂氏專書頁 89-104 中。此外，另見於 1967 年的論文〈長崎に渡来した独立禅師の岩国における資料　下〉之結論部分。

50 詳參石村氏專書，頁 442-448 以及頁 478-4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桂氏專書中部分有關戴笠生平之敘述，依然出現同名異人的兩戴笠問題。[51]而且引用獨立之作品，尤其是針對草書進行解讀時，出現若干誤讀、誤植之情形。解讀錯誤的問題，同樣存在於石村氏專書，以及其他諸如吉永氏、藤田葆（1829-1921）、宇都宮圭齋（1677-1724）等先進的抄本中。例如，「年」的異體字「秊」，往往被誤讀作「季」。此外另有一項普遍存在，並且已經造成某種程度困擾的漢字問題。那就是日文中不使用「閒」這個字，因此當落款為「天閒獨立」、「天外一閒人」時，往往會被寫成「天間（閑）獨立」、「天外一間（閑）人」。這種現象倘若發生在專有名詞或慣用詞彙時，尚且容易辨識而得以修正；若出現在抄本的詩句中，而且原史料佚失、無從校對的情況下，就會造成判讀上的疑慮。例如，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遺草附二十四節並晝夜漏刻》中的七言絕句：「五年消得作僧間，萬里隨方行未還。貼肉汗衫都着破，被他寒燠摸衰顏。」根據石村氏專書揭示的圖版十八，[52]可以確定二位先進都將「閒」字寫作「間」；而石村氏另將「摸」字解為「挾」，應該加以修正。但是，另一首同樣收入上述吉永氏抄本中的七言絕句：「無無無處原無垢，無着無中絕一塵。打併間間風與月，從空覓得自家人。」從字義上研判，「間間」二字似乎應作「閒閒」。然而，在無原史料或圖版可資印證的情況下，部分存疑的詞句將留存著疑慮，先依照抄本忠實收錄其文，等待日後校正。

從現存於萬福寺「吉永文庫」的眾多抄本，可以深切感受吉永雪堂對於獨立的研究著力極深，可惜多未能公諸於世。這使得石村喜英成為當今研究獨立，廣博精專之最、無人能出其右的學者。石村氏於 1969 年發表〈黄檗独立禅師交遊の一側面〉，[53]是其相關研究最早的作品。

---

51 桂氏專書，頁 9-11。

52 〈自懷〉詩，錄自石村氏專書圖版 18、頁 527-528。石村氏註記本詩幅藏於長崎崇福寺。但是吉永氏抄本中註記為編者、也就是吉永雪堂本人所藏。或許內容相同的作品有兩幅，尚待進一步考察。

53 石村喜英，〈黄檗独立禅師交遊の一側面〉，《仏教史研究》（大正大學史學會編輯出版）通號 4（1969 年 12 月，東京），頁 141-165。後收入其專書《深見玄岱の研究》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 1973 年的《深見玄岱の研究》，則是集大成之作，尤其書中第八章〈戴曼公独立禅師の偉績〉之內容，主要論及：獨立的生平、學藝創作，及其與朱舜水、安東省菴（1622-1701）、中日黃檗僧侶、岩國人士的交遊關係，論述詳盡而剖析精到。筆者得以在近四年內順利蒐得獨立八成以上的作品，有很大的成效即是來自按圖索驥，循書中提供的線索，由點而線而面，逐漸掌握散存於日本各地的文獻史料。

1980 年以降，除了透過書道專刊，可以看到獨立的墨跡參雜在「黃檗三筆」[54]的介紹篇章中被披露以外，另有若干深入探討其書風、書論的研究結果，陸續發表於學術研究期刊及專書，其中尤以高井恭子的成果最為豐碩。截至目前得閱的論文，若單純就議題區別，可分為書道相關[55]、佛教及文化交流[56]兩大類。至於書道或黃檗宗相關專刊、雜誌中，

54 「黃檗三筆」指書法出眾的黃檗僧隱元隆琦、木菴性瑫、即非如一。

55 依發表先後順序揭示，有（1）〔日〕中村幸彥，〈独立の臨池述意〉，初出《田山方南先生華甲記念論文集》（東京：田山方南先生華甲記念會，1963 年 10 月），頁 582-588；後收入中村幸彥，《漢学者記事》（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頁 367-374。（2）〔日〕米田彌太郎，〈独立禅師の真蹟書論〉，《日本美術工芸》（日本美術工藝社編輯出版）第 519 號（1981 年 12 月，東京），圖頁 8-11、文頁 15-22。（3）〔日〕高井恭子，〈独立性易の書と学問：明書風受容の背景〉，《黃檗文華》（黃檗文化研究所編輯，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出版）第 116 號（1996 年 12 月，宇治），頁 96-114。（4）福島市教育委員會，〈黃檗僧独立禅師と高泉和尚の墨蹟〉，《福島市の文化財》（福島市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38 集，1997 年 3 月），頁 1-5。（5）高井恭子，〈独立性易の六義解釈について：王義之批判を論点として〉，《黃檗文華》第 118 號（1999 年 5 月，宇治），頁 130-137。（6）高井恭子，〈明末帰化中国僧の学識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編輯出版）第 49 期 1 卷（通號 97）（2000 年 12 月，東京），頁 251-253。（7）高井恭子，〈書道思想における道家思想の一端について：王義之から黃檗僧独立性易まで〉，《黃檗文華》第 124 號（2003 年 4 月，宇治），頁 53-64。（8）〔日〕大野修作，〈独立の「斯文大本」と「臨池述意」〉，《書法漢學研究》（書法漢學研究會編，アートライフ社出版）第 5 號（2009 年 7 月，大阪），頁 15-23。

56 （1）〔日〕山田重正，〈独立性易とその医学について〉，《黃檗文華》第 17 號（1975 年 4 月，宇治），頁 2。（2）〔日〕宮田安，〈独立禅師示寂の広善庵〉，《黃檗文華》第 69 號（1983 年 5 月，宇治），頁 4。（3）〔日〕山崎清子，〈独立禅師の足跡を訪ねて〉，《黃檗文華》第 76 號（1984 年 7 月，宇治），頁 4-6。（4）〔日〕塩原はる，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曾經登載獨立的書幅或作簡略介紹者，亦累積至少有 25 處篇章。[57]

〈戴曼公独立禅師の日本淹留〉，《黃檗文華》第 76 號（1984 年 7 月，宇治），頁 6。（5）李經緯主編，〈中國醫學家赴日傳播學術〉，《中日醫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頁 166-176。（6）高井恭子，〈黃檗僧独立性易の経史批判の特色：唐朝における正史整備事業と仏教の関係〉，《東海仏教》（東海印度學佛教學會編輯出版）第 46 期（2001 年 3 月，名古屋），頁 30-44。（7）〔日〕辻田登美子，〈独立禅師（黄檗山万福寺）と中国医学〉，《黃檗文華》第 126 號（2005 年 6 月，宇治），頁 73-81。（8）南炳文，〈明末流亡日本二遺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則〉，《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總第 232 期，長春），頁 5-9。（9）徐興慶，〈獨立禪師與朱舜水：文化傳播者的不同論述〉，收入氏著，《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頁 247-289。（10）徐興慶，〈日中文化交流の伝播と影響：徳川初期の独立禅師を中心に〉，《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第 7 號（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2011），頁 167-174。

57 （1）〔日〕倉光大愚編，《高僧遺墨集》第 11 輯（東京：柏林社，1930 年 1 月）。（2）長崎史談會編，《長崎名勝圖繪》第 4 卷（長崎：長崎史談會，1931 年 4 月）。（3）〔日〕高野辰之、佐佐木信綱合著，《江戶文學史》中卷（東京：東京堂，1935-1938）。（4）墨美社編，《墨美》第 113 號，特集黃檗墨蹟（京都：墨美社，1961 年 12 月）。（5）〔日〕下中邦彥編，《書道全集》第 21-23 卷（東京：平凡社，1965 年 6 月-1968 年 12 月）。（6）〔日〕奥田行朗等編，《黃檗遺墨帖》（宇治：黃檗山萬福寺、全日本煎茶道連盟，1967 年 11 月）。（7）〔日〕林雪光編，《黃檗文化》（京都：墨美社，1972 年 3 月）。（8）〔日〕中田勇次郎主編，《日本書道史》，書道芸術　別卷第四（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 年 4 月）。（9）近世禪林墨蹟刊行會編，《近世禪林墨蹟》（京都：思文閣出版，1974 年 4 月）。（10）〔日〕小松茂美編，《日本書蹟大鑑》第 18、19 卷（東京：講談社，1978-1980）。（11）林雪光編，《黃檗美術》（京都：思文閣出版，1982 年 3 月）。（12）小松茂美主編，《唐様》，《日本の書》第 12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 年 4 月）。（13）古筆學研究所編，《過眼墨宝撰集》第 4、6 集（東京：旺文社，1989 年 3 月、1991 年 8 月）。（14）長崎市立博物館編，《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図録　VI》（長崎：長崎市立博物館，1992 年 3 月）。（15）〔日〕別府節子主編，《出光美術館蔵品図録　書》（東京：平凡社，1992 年 7 月）。（16）成田山書道美術館編，《江戸時代の書蹟：館蔵品を中心として》（千葉：成田山書道美術館，1993 年 10 月）。（17）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黃檗の美術：江戸時代の文化を変えたもの》（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3 年 10 月）。（18）〔日〕增田孝，《日本近世書跡成立史の研究別冊史料図録》（東京：株式會社文獻出版，1996 年 11 月）。（19）小松茂美，《日本書道史展望》（東京：旺文社，1997 年 5 月）。（20）〔日〕大槻幹郎編著，《祥雲山慶瑞寺：龍溪禪師三百三十年忌記念》（高槻：祥雲山慶瑞寺，2000 年 4 月）。（21）大槻幹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二、從戴笠到獨立性易

綜觀獨立近二十年的日本旅居生活，扣除乍到時的「尋求出路時期」（1653 年三月至 1654 年十二月），依照其主要活動性質，大致可以分為幾個階段：1654 年十二月皈依，至 1658 年十二月離開普門寺的「侍僧時期」（承應三年十二月至萬治元年十二月）；1659 年二月移居興福寺，至 1662 年秋冬的「閉關時期」（萬治二年二月至寬文二年）；1663 年三月長崎大火，至 1672 年十一月逝世的「行醫時期」（寬文三年三月至寬文十二年十一月）。

其間獨立執筆的諸多詩稿翰墨，隨其在日本的足跡，散存於九州、山口、大阪、京都、東京等地。目前得知的收藏地由南至北，寺院方面即有：長崎縣諫早市天佑寺、長崎市聖壽山崇福寺及平戶市瑞雲寺；山口縣下關市光禪寺、岩國市龍門寺及岩隈八幡宮；大阪府高槻市祥雲山慶瑞寺、京都府宇治市黃檗山萬福寺、福島縣福島市黑岩山滿願寺、栃木縣大田原市雲巖寺、埼玉縣金鳳山平林寺等。公私立典藏機構或學術研究單位則有：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柳川古文書館、九州大學、岩國徵古館、吉川史料館、神戶市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禪文化研究所、早稻田大學、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東京靜嘉堂文庫、東京國立博物館、水府明德會彰考館、福島美術館等。

以下將透過這些詩文的內容，瞭解從戴笠到獨立性易、轉換人生跑道的動機以及歷程，希望能鮮明的呈現其每一階段的生活實態，以具體勾勒其人物圖像。

郎，《文人画家の譜：王維から鉄斎まで》（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 年 1 月）。（22）〔日〕木村得玄，《黃檗宗の歷史・人物・文化》（東京：春秋社，2005 年 9 月）。（23）楊儒賓、吳國豪主編，《朱舜水及其時代》（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24）計文淵編，《舜水流風：中日古代書畫遺珍》（香港：中國美術出版社，2012）。（25）釋月真主編，《明末清初禪宗高僧墨跡展特集》（北京：中國書店，2012 年 10 月）。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一）尋求出路時期

根據皈依後的戴笠寫於 1655（明曆元）年、連同其 1658 年九月手錄的千字文一併收入《獨立禪師寶帖》中的詩文所載：

> 耻以虜陷明庭，人心盡死，棄儒隱醫，偕子與妻居鄉者九載。其奈馬蹄鼠尾，痛心慘目，暫附舟至日本交易，以遠覩聽。[58]

除此以外，在 1656（明曆二）年二月底集結而成的詩集《東矣吟》中的〈自紀〉，亦可得見其表述飄洋渡日的動機以及心境，曰：

> 慨自漢月胡塵，十年慘目，馬蹄鼠尾，萬里傷心，是爾曳杖出門，向天獨笑，竟渡東海東邊，放形託跡，可謂一往有情深矣。時幸守崎有道，假一面而乞閽與留，寄斯萍跡。噫！予豈避世也，然哉！君讐親殖，慘切同捐，家室兒曹，生死頓棄。噫！予豈得已也，然哉！惟此一情，遂我遠舉銷憂，以若是之可從，非所謂避世，非所謂得已也云爾。[59]

「荷鋤戴笠」志在為農，是其原來的生涯規劃。無奈國難當頭、戰亂頻仍之際，世人或專志不仕、守正不阿，或挺身力搏、奮起反抗，或隨波逐流，或逃避隱遁。而被迫與家人遠走他鄉，靠行醫餬口九年之後，戴笠索性遠離祖國，選擇眼不見、耳不聞以避煩憂，於 1653 年三月東渡長崎，寓居於陳明德（1596-1674）之宅邸，時年 58。

陳明德，字完我，號入德，幼年習儒，科舉屢試不中，因而改學醫術。據《長崎實錄大成》記載：

> 浙江金華府人　醫師　陳明德
> 右ハ寛永四年渡來リ、長崎住居ヲ願ヒ、姓名ヲ改テ穎川入德ト名付、醫業ヲ勤ム、今ニ至テ子孫長崎町醫ト成ル。[60]

58 《獨立禪師寶帖》，史料編號「チ 06 04743」。
59 《東矣吟》，史料編號「漢 10693」、函號「313-312」。
60〔日〕田辺茂啓編，古賀十二郎校，《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庫刊行會，1928），卷 10，〈長崎渡來儒士醫師等之事〉，頁 3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知與戴笠同樣是浙江出身的陳明德，於 1627（明熹宗天啟七，寬永四）年 32 歲時赴日，其後獲准定居長崎，成為擁有居留權、固定住所的「住宅唐人」，之後更歸化為日本人，改名穎川入德。

《長崎實錄大成》另外針對 1689 年為便於集中管理唐人而興建的住宅區「唐人屋敷」完成之前，中國商船停靠長崎期間的船員住宿等問題作了說明，主要言及唐船入港之後，只要依照行情支付費用，可透過指定或配給的方式，獲得「船宿」所提供的膳宿、船隻維修管理、貨物存放以及買賣斡旋等各項服務。由於利益可觀，每當唐船靠岸時，「船宿」經營者會爭相派出小船洽接生意。1666（寬文六）年以降，為消解利益過度集中的弊端，當局下令「船宿」改採行輪流制。[61]而根據《通航一覽》卷 156 引《古集記》所載，「船宿」的經營者，多為 1634（寬永十一）年第二次鎖國令頒布以前定居長崎的「住宅唐人」。抵達長崎的唐船商賈，基於語言溝通無礙、生活習慣相近，容易取得符合心意的服務之考量，往往以鄉親（親朋好友、同鄉）經營的「船宿」為優先選擇。[62]戴笠即在此「唐人」政策的背景之下，入住穎川入德宅邸。

戴笠寓居穎川宅數月後的秋天，結識入宿同處的朱舜水，直到當年冬杪，共同生活長達六個月，當時朱舜水仍奔走於舟山、安南、長崎之間。三人初識時，可能只是浙江同鄉的宿主與船客之商業關係。其後戴笠、朱舜水因穎川入德與安東省菴家屬的醫病關係，進而認識安東省菴。朱舜水爾後的人生際遇，因此有了極大的轉變。[63]戴笠也因穎川入德是招請隱元赴日弘法的重要檀越之一，而間接促成後來的剃度皈依。穎川入德是引導戴笠、朱舜水、安東省菴三人結識的關鍵人物。戴笠並於結識近八年後的 1661（寬文元，辛丑）年五月初九日，以出家人獨立性易

61 田辺茂啓編，古賀十二郎校，《長崎實錄大成》，卷 10，〈唐人船宿並宿町附町之事〉，頁 359-360。

62 〔日〕林復齋等編，《通航一覽　四》（全八冊；東京：國書刊行會復刻版，1967），卷 156，〈長崎港異國通商總括部十九〉，頁 275。

63 詳參拙著，《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身分，撰文記錄此一良會善緣，曰〈千載一會〉。[64]

根據戴笠於 1658（萬治元）年寫給朱舜水的信函：「始者弟以無意東遊，突留此土，寄食健翁之門，思致不便，終非了計，及欲還唐，求不可得。適逢本師和尚東來，因而有出世之感。」[65]亦即戴笠借宿穎川入德宅邸一段時日之後，曾經移居寄食於健翁之門。健翁，即是 1610（明萬曆三十八，慶長十五）年赴日的浙江省紹興府人陳九官（1592-1671），歸化後改名穎川官兵衛，擔任過唐通事（在職期間 1632-1643、1658-1661）；與穎川入德同樣是招請隱元赴日弘法的重要檀越之一，1655 年繼戴笠之後出家，釋名獨健性乾。即便戴笠於 1664（寬文四）年在長崎與水戶藩儒小宅生順筆談，被問及來日經緯與出家動機時的答覆，亦仍是：「偶有友人摯同東來，少避穢跡。癸巳年偶荷甲斐庄、黑川兩公[66]與留。每有鄉思，欲還故國，可從僧服為便，是歸黃檗住下。」[67]

歸納戴笠的幾次說法，飄洋到長崎是臨時起意，是為遠離慘不忍睹的亡國亂世，居留日本與否，其實是且走且看、見機行事，甚至剃度為僧、棄儒入釋竟也是在寄人籬下、勉強靠行醫維生一年八個月餘後，「竊念髮白身孤，計莫終老，幸遇黃檗隱元和尚東來，願皈依為座下弟子，志參禪理，以畢終命」，[68]而作的抉擇。戴笠出家的動機，在事隔十五年後的 1669（寬文九）年五月，寫給岩國領主吉川廣嘉的信中，依舊自我表白當年只因「煢煢六旬，老命莫可依存，乃至皈僧」。[69]戴笠雖有「及欲還唐，求不可得」的說法，但是鎖國政策下的長崎，有唐船

64 依據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遺草　附二十四節並晝夜漏刻》載錄，原文獻為「龍潭氏」所藏，目前僅能憑藉抄本，一窺其內容。

65 錄自〔日〕小宮山楓軒，《耆舊得聞》抄本（共 13 卷，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數位影像），卷 8。

66 指時任長崎奉行的甲斐庄喜右衛門、黑川與兵衛二人。

67 錄自小宅生順，《西遊手錄》稿本。

68 《獨立禪師寶帖》，史料編號「チ 06 04743」。

69 文見《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　四》第五封函。《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計 4 卷，為獨立呈寄吉川父子 23 封書牘裱褙而成的卷軸，現藏於吉川史料館，皆納入史料編號 44。卷軸外題作「天間獨立」，又，裱裝時並未依照信函撰發日期先後排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往來貿易的自由，對於長期居留則相對嚴格管控。因此，如果戴笠決意返回中國，應該不致受到阻擾。這從朱舜水七次進出長崎，相對自由往來於中國、安南、日本之間的事實，即可印證。

換言之，在偶然的機緣下，戴笠航海到異邦開啟眼界；因為通曉醫術，竟獲准居留長崎；然而日益年邁體衰，為求流寓生活之庸安溫飽，於是剃度為僧成為其新出路。

（二）侍僧時期

戴笠於 1654 年十二月初八日皈依，成為同年七月率領僧俗弟子三十餘人入住長崎興福寺的隱元之座下弟子，釋名獨立性易。翌年二月十九日 60 歲生日時，曾獲隱元〈示獨立禪人六旬初度〉詩，曰：「錯過孃生六十春，于今更莫惹纖塵。撞頭磕額如麻葦，獨立乾坤有幾人。」[70]

獨立以詩文、書法見長，因而成為主事文書工作的侍者之一。[71]當時，隱元身邊除了赴日時的隨行弟子獨知（慧林）性機擔任記室、良演（良衍、南源）性派擔任侍者外，另有正實（齊雲道棟，1637-1713）[72]、

70 〔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東京：開明書院，1979），卷 6，頁 2812。

71 關於禪僧之位階執掌，住持以下設有「首座、西堂、後堂、堂主、書記、知藏、知客、知浴、丈侍、監收等為西序，都寺、監寺、維那、副寺、典座、直歲、悅眾、客堂主、耆舊、居士等為東序。禪林中，侍者依所任職務性質之別，而有不同之稱謂。若隨侍僧堂所安置之聖僧，稱為聖僧侍者。隨侍住持身邊者，稱為方丈侍者。於方丈侍者中，隨侍記錄上堂、小參、普說、開室、念誦等法語者，稱為燒香侍者，又稱侍香；負責有關住持之書函、文書等事者，稱為書狀侍者；應接住持之賓客者，稱為請客侍者，又稱侍客；專司住持飲食方面之事者，稱為湯藥侍者，又稱侍藥；掌理住持所有之資財者，稱為衣鉢侍者，又稱侍衣。以上稱為五侍者。其中，燒香、書狀、請客三侍者，合稱為山門三大侍者。此外，或以巾瓶、應客、書錄、衣鉢、茶飯、幹辦等為六侍者。又燒香、書狀、請客、湯藥各侍者，於修法會之際，列於西序頭首之次，稱為立班小頭首；而堂頭侍者（方丈侍者）、聖僧侍者、延壽堂主、爐頭、眾寮寮主等，稱為院中小頭首。又在侍者寮（侍司、擇木寮）無擔任定職者，稱為不釐務侍者。其他尚有秉拂侍者（聖僧侍者兼任）、侍真侍者（服侍德高之亡靈）等。」據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6466。

72 正實，生於大分縣大分市，俗姓富成。13 歲時出家，受業於臨濟宗大智寺雪徑正峰。165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獨照性圓（1617-1694）、惟徹道徵、獨妙性微（1604-1671）[73]等日僧，慕名參謁隱元後，相繼入門隨侍在側，各自發揮其特殊專長。相較之下，晚年出家、不曾有修行參道經歷的獨立，不免成為異類。原先透過柳川古文書館已公開的獨立致安東省菴、朱舜水之信函，[74]大致可窺得其與同門有嚴重的人際糾葛、省籍情結問題。筆者在獲准閱覽萬福寺文華殿珍藏的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後，不但得以掌握與獨立發生齟齬的具體人物、事由；對於多數先行研究言及獨立隨隱元一行遠赴江戶後，因受幕府老中松平信綱（1596-1662）[75]的賞識，曾經應聘往赴金鳳山平林寺客住之論述等，亦可依據新史料進一步釐清事實真相，提出更正。

《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共收錄二十二紙獨立執筆的書簡。前半十七紙中，有十一紙明確註記致函對象為竺印祖門（1610-1677）；三紙致函對象為竺印祖門、脫宗[76]、萬拙知善（?-1697）[77]三人並列；以及三

（承應三）年進興福寺參謁隱元後，因通曉漢語，隨即入門成為沙彌，並改道號為惟梁，法諱道棟，別號齊雲。後以侍者身分隨行至慈雲山普門寺，並隨侍至隱元歸寂為止，前後長達十九年。1713（正德三）年示寂，世壽 77 歲。

73 獨妙性微，生於宮崎縣，俗姓轟。隨法兄獨照性圓至興福寺參謁隱元，因擅長張即之風格的楷書，而奉命就任記室。1671（寬文十一）年示寂，世壽 68 歲。

74 〈獨立致安東省菴函〉，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367、〈獨立致朱舜水函〉，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244；分別收入拙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143、220。

75 松平信綱是大河內久綱的長男，5 歲時成為松平正綱的養子，才氣縱橫，深受德川家光的器重。1623（元和九）年，隨家光至京都，敘任伊豆守。1633（寬永十）年三月，與包含三浦正次在內的五位重臣奉命專司將軍府政務；五月升任老中，成為幕政最高行政首長之一，並與井上政重出巡大阪等近畿地區。翌年，成為川越藩首任藩主。逝世後葬於金鳳山平林寺。

76 脫宗之生平不詳。

77 萬拙知善是臨濟宗妙心寺塔頭大雄院第三代住持。1654（承應三）年，慕名赴長崎參加隱元之結制，其後並隨侍在側。萬拙與獨立情誼的建立，應是開始於獨立皈依初期入長崎興福寺，以至二人隨隱元移住大阪普門寺這段時間。1659（萬治二）年，妙心寺派僧侶的宗統意識抬頭，萬拙隨而與黃檗宗派逐漸疏離，但是持續與獨立保持詩文往來。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紙未註明致函對象，且闕漏像其他書簡中具備的啟事敬辭、文末署名等基本格式，疑似為致竺印祖門書簡的部分段落。後半五紙則分別寫給隱元、大眉性善（良者性光，1616-1673）、關新內、安東省菴。[78]

竺印祖門，生於山口縣長門市，俗姓多田。嗣法臨濟宗妙心寺退藏院之千山玄松。與龍溪性潛（1602-1670）[79]、禿翁妙宏（1611-1681）[80]同為促成隱元赴日本居留、普門寺住山、謁見幕府將軍德川家綱的關鍵人物。[81] 1656 年成為龍華院開山祖，1658（萬治元）年，與龍溪等人因意見不和分道揚鑣。1671（寬文十一）年成為妙心寺住持，獲賜紫衣。

獨立與竺印之結識經緯尚待考察，二人的往來書信，原件不知所藏何處，目前僅能藉由吉永氏抄本內容，究明獨立向竺印投訴其踏入僧門後境遇的經過以及內容。獨立選擇竺印這位較其年輕 14 歲，但是輩分與本師隱元相同，近期剛因理念相左而脫離團隊的妙心寺派日籍僧侶，作為控訴同門的對象。以下揭示之書簡，篇幅或顯冗長，但其內容對於關

78 吉永雪堂於《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之目次頁右下角，加註說明抄錄的時間及地點，前半竺印相關的十七紙為「大正四年三月於京都」，後半五紙為「大正十四年正月於門司」。

79 龍溪性潛，生於京都，俗姓奧村。16 歲於慈雲山普門寺出家，法諱景琢。受業師籌室玄勝去世後，隨伯蒲慧稜參禪，改名龍溪宗潛。曾任普門寺第九代住持、妙心寺住持，獲後光明天皇賜贈紫衣。1655（明曆元）年與湛月紹円、禿翁妙宏、竺印祖門等人積極擁立隱元，迎其入普門寺。1658（萬治元）年與禿翁、良寂道明伴隨隱元謁見將軍德川家綱。1662（寬文二）年，重整景瑞菴，改名祥雲山慶瑞寺。1664 年嗣法隱元，改法諱為性潛。翌年一月正式成為隱元之嗣法弟子。1669 年四月八日獲隱元遣使贈源流法語、法衣。同年九月獲後水尾法皇賜號「大宗正統禪師」。1670 年八月二十三日遇水難示寂，世壽 69 歲。遺偈「三十年前恨未消，幾回受屈爛藤條。今晨怒氣向人噴，喝一喝！卻倒胥江八月潮。」

80 禿翁妙宏，日本臨濟宗僧侶，俗姓不詳。隨泰叔玄昌出家，初名介周、妙周。遍歷諸方後，寓居於妙心寺大雲院。1652（承應元）年，開創仙壽院。此時因購讀 1642（明崇禎十五）年開版的《黃檗隱元禪師語錄》二卷，而仰慕其人。1659（萬治二）年六月，隱元獲賜宇治以創建萬福寺，隨即繼竺印祖門之後，與隱元、龍溪分道揚鑣。1662 年奉敕入妙心寺，成為第 196 代住持。1681（延寶九）年五月七日示寂，世壽 71 歲。

81 相關歷史詳參拙書，《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頁 173-175。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涉人物具體臚列，指摘事項歷歷如繪，有助於瞭解獨立遁入佛門後的生活實態，因此不採用節錄方式，盡量維持全文引用，以呈現原貌。並且人名、代稱部分將以粗體字標示，俾便辨識對象、釐清內容。同時，本節論述核心以外的諸多人物，僅於註釋作簡略介紹，以避免模糊焦點。

首先，是抄本中的第一封書簡，主要述及獨立於 1655 年九月隨隱元遷居普門寺，以至 1658 年九月同行赴江戶時的經歷。在龍溪的極力奔走下，1658 年七月隱元獲邀前往江戶謁見德川家綱。一行人於九月六日自普門寺出發，九月十八日抵達江戶，入宿湯島天澤寺麟祥院，回程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動身、十二月十四日返抵普門寺。其間幕府方面派老中（伊豆守）松平信綱擔任特使、寺社奉行（河內守）井上正利（1606-1675）[82]從旁協助。本函應是寫於 1659 年正月。

> 啟事曰：載中多荷道誼，珍重。孤雲之跡，良有夙緣，至蒙骨肉之深，豈一言謝可伸其意哉。弟處今日，為六十四歲矣。歷事不為淺見，所媿虛負儒名。當此國破家亡之日，飄流日本，吻為同衣。始自披剃，意在了我末後一著。豈知一作同群，便為浙、福二字起限，小人從中唆哄，以**逸然**[83]及我，不曰法道可依，日以是非莫辯。至普門後，**逸然**禍不能自生，而弟無故中，被小人唆發長崎者屢屢，惟有日本國法不敢越。是時，有以煩道誼求稟還崎為遠辱也。及**逸然**幸得生還，而弟亦得少安。

82 井上正利，為橫須賀藩第二代藩主，爾後加俸成為常陸笠間藩首任藩主。1658 年（明曆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改年號為萬治元年）七月初就任寺社奉行，專司全國寺廟神社以及僧職、神職人員之管理，1667（寬文七）年十二月卸任。

83 逸然性融（1601-1668），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人，俗姓李，道號逸然，法諱性融、性會、獨融，別號浪雲庵主、煙霞道人、烟霞比丘。1641（寬永十八）年至長崎買賣藥種。1644（寬永二十一）年隨長崎興福寺默子如定出家。翌年，繼默子成為興福寺第三代住持。1654（承應三）年七月成功招聘隱元至日本弘法。1656（明曆二）年將住持之位讓予澄一道亮，隱居幻寄山房。1668（寬文八）年示寂，世壽 68 歲。葬於興福寺後山，並於萬福寺萬松岡設塔。

臺灣文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丙申[84]九月中，**無上**至普門，而**照**、**徹**與小人極意奉承，以希其幸。是有道駕，亦不能自安其位。冬日結制，弟亦不望為侍者，此**和尚**自立以充其隊，惡等啣與同群，無日不加排難。竊思為儒三十年，居浙江省會中，何官不見，何事不經，而希此一侍者之榮哉。**逸然**念弟身孤無侍，侍著[85]**明心**[86]隨**無上**至普門，留弟寮一二日，極為安貼。**獨知**意叫**自警**[87]日日騙誘，彼至不堪，今**無**[88]竟已用為侍者，出家人奸險如此，豈成大善知識位下撫法之人哉。弟因其忌嫉，去冬改充書記，則彼當自安矣。因**大眉**兄[89]上京養病，回寺云：「京中每見人，必問獨立，不知有**西堂**[90]、**無上**之名。」自此一言之後，又聳聞**和尚**，云弟亂寫字，騙人銀子，是有獨戒弟書，其中日日藏奸作害，不可勝言。

道駕久居京中，是未有一聞也。七月聞江戶信**無上**、**獨知**、**照**、**徹**四人假傳**和尚**要弟回長崎，去合[91]**禿翁**相識者四五次。**禿翁**復云：「江戶人盡知獨立，若不同去，恐人生疑，反有不便。」及**龍溪**回，又以此議。八月初六，幸**長崎鎮主**[92]發書，囑三位監寺云：「聞獨立有病，若可行走，可勸他同江戶去。」至初九日開單，**和尚**竟寫弟名在內，**無上**見之，自覺羞慚無語。一路同行人，各有一行者、

84 丙申為明曆二年（1656）。

85 著，疑應作「者」。

86 明心，生平不詳。

87 自警，生平不詳。

88 此處疑闕一「上」字。

89 大眉性善，生於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俗姓許。16 歲隨隱元出家。1653 年奉命渡日至長崎，實地瞭解逸然招聘隱元赴日之經緯。翌年隨隱元赴興福寺、崇福寺、普門寺，爾後並同行至江戶。1660 年因病寄寓興福寺休養。翌年夏天，病癒返回普門寺後，奉命與悅山道宗共同經營新黃檗，職掌庶務。1673 年示寂，世壽 58 歲，著有《東林大眉和尚夢語》一卷。

90 西堂為佛教僧職之一，地位僅次於住持，負有教化僧眾、宣講開示的責任。此處西堂係指獨知（慧林）性機。

91 合，疑應作「會」。

92 係指時任長崎奉行之黑川與兵衛、甲斐庄喜右衛門二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箇小使，獨弟絕無。每夜必欲弟在外與雜役同宿，人聞之無有不心慘者。及抵麟禪[93]院，四人居內，十箇行者忙忙奉承。弟居外寮，止三席而門外臨，走路身心不安，且不出院門。

有江西**五雲子**來，僅一面，彼亦以病痰，不出門戶。十一月十六，邀弟看脉。至廿一日來云：「我昨日出狀，保留和尚在江戶，已赴九處衙門。廿五日，**伊豆相公**約入朝公議。」是日，弟政[94]在嘔病復發，曰：「日夜不睡。」廿五日，又以轎接弟，去到他家，乃云：「我留和尚，出狀。**伊豆相公**云：將軍令出，不能挽回，或者獨立可留。儞[95]即往見**井上筑後守**[96]、**黑川與兵衛**[97]，說：我意如此，叫他去見**和尚**說。」其夜，**五雲子**又恐有變，再往相公府中，問明**筑後守**，即出書與**黑川與兵衛**殿。**和尚**問知，**無上**激發大怒，即煩**美濃守公**[98]入朝勸**伊豆相公**而止其。弟即同還，一路怒目，弟亦覺無顏，路上發出一身瘡，未至普門，又見**和尚**多怒，命幾欲絕。今幸而覺有回生意，在正月初六日，回崎養病去。是此聞上，兼有小律二首，以志別懷。久荷慈愛，不能將報，慙媿可知，從此一別，不可再見，念之淒然，不盡不盡。

---

93 禪，應作「祥」。

94 避明朝諱字，「政」原應作「正」。

95 儞，意同「你」。

96 井上政重（1585-1661），或作「正」重，是井上清秀的四男，生於靜岡縣。先後輔佐德川秀忠、家光，1627 年敘任筑後守，1640（寬永十七）年升任俸領一萬石的大名。奉派赴長崎負責取締外國商船、壓制天主教，本身卻是當代一流的西洋科學受容者。1658 年閏十二月辭去官職，1660 年七月讓出家督，過隱居生活，號幽山。

97 黑川與兵衛，初名重正，又名正直。1650（慶安三）年十一月受命擔任長崎奉行，翌年六月到任，1665（寬文五）年三月卸任，期間輪流駐守於長崎、江戶兩地。1652 年黑川參與逸然招聘隱元赴日弘法事宜，此後即與黃檗宗結下不解之緣。死後葬於黃檗山萬松岡。

98 稻葉正則（1623-1696），稻葉正勝的次男，生於江戶。4 歲時，母親過世，由祖母春日局撫養長大。父親過世後，繼承俸領、成為小田原藩主，並敘任美濃守、老中等要職。隱元一行人赴江戶謁見德川家綱期間，即投宿於春日局之菩提寺「麟祥院」，稻葉在協助隱元留居日本一事上，貢獻極大。爾後皈依隱元的法嗣鐵牛道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竺印禪師道誼

衣弟性易和南上

道茂、**吉齋**二居士，不及面謝，乞叱意。令徒輩，俱乞叱意。

先是關於擔任隱元侍者一事。函中言及：「冬日結制，弟亦不望為侍者，此和尚自立以充其隊」，意指隱元主動進用獨立成為侍者。此事在隱元語錄中可以得到印證，題曰〈侍者獨立請〉：

> 每嘆虛空太窄，不容此老橫眠，默觀芥子能寬，廣含法界無邊。圓融一念，耀後光先，匪寬匪窄，愈鑽愈堅，赫殺虛空，落地杖頭，血濺梵天，果曾與麼一回，許君獨立其前。[99]

獨立本函旨在控訴遭到排擠，蒙受的羞辱包括：被迫由擔任隱元侍者調降改任書記；未能公平配得照料起居的侍僧；被誣衊賣字騙財而禁筆；江戶之行受到阻擾；被誤解私下運作，企圖居留江戶等等。並且指出種種欺壓是來自「無上、獨知、照、徹」四僧。以下簡略介紹這四位僧侶的相關履歷，以利參考。

無上性尊（1631-1660），生於福建省福清縣，俗姓石。1647（順治四）年隨隱元出家後，即服侍左右。1654（承應三）年因病未能隨師東渡長崎。1656（明曆二）年四月，奉命帶著催促隱元返鄉的書信，偕同惟仁渡日，宿居長崎分紫山福濟寺。同年九月至普門寺參謁隱元後，留下來成為侍者。1660（萬治三）年五月十六日於普門寺示寂，世壽 30。有詩文之才，著有《竹巖集》。

獨知性機（慧林性機，1609-1681），生於福建省福清縣，俗姓鄭。1649（順治六）年師事隱元，翌年即成為記室。隨師赴日，於長崎崇福寺、興福寺仍持續擔任記室、維那之職。至普門寺後，1656 年冬升任西堂。1661（寬文元）年成為攝州富田佛日寺第二代住持。1680（延寶八）年繼席萬福寺第三代住持。翌年示寂，世壽 73。

以上二僧皆出身福建，正是獨立口中「為浙、福二字起限」的「小

99 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卷 5，頁 25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至於「照、徹」所指何人？就現有史料多方查證下，其中的「徹」無疑是指「惟徹道徵」；而「照」則可能是惟徹道徵之師「獨照性圓」，也可能是「惟照道用」。

惟照道用（梅谷道用，1640-1701），生於長崎，俗姓中村，後改以別號梅谷為道號。1651（慶安四）年 12 歲時隨逸然性融出家。1654 年逸然招聘隱元至興福寺後，隨即奉師命服侍隱元至其圓寂。1674（延寶二）年成為大雲山福清寺住持，1689（元祿二）年成為海龍山王龍寺開山祖。1701（元祿十四）年示寂，世壽 62。

獨照性圓（1617-1694），生於滋賀縣近江市，俗姓富田。11 歲出家。1646（正保三）年秋，於京都嵯峨結庵，名「沒縱庵」。[100] 1654 年攜弟子惟徹道徵至興福寺參謁隱元，不久即成為香燈侍者，並隨侍至普門寺。1659 年普門寺冬安居時，成為書記，此後與龍溪同為隱元之日本居留奔走。1660 年隨隱元新黃檗晉山，1663 年冬安居升任後堂。1671（寬文十一）年正式嗣法。1694（元祿七）年示寂，世壽 78。

惟徹道徵（月潭道澄，1636-1713），生於滋賀縣彥根市。1651（慶安四）年 16 歲時出家。1654 年隨師獨照性圓參謁隱元，從此隨侍隱元至其圓寂。能詩善文，著有《禪悅集》、《龍巖集》等。1713（正德三）年示寂，世壽 78。

惟照道用、獨照性圓、惟徹道徵三位日僧中，應數已自擁庵寺的獨照性圓年齡、資歷最高，就黃檗系譜上之輩分而言，與獨立相同。根據《黃檗文化人名辭典》記載，[101]獨照性圓曾被薦舉為萬福寺第五代住持，但以老疾為由堅辭；惟照道用屢受高僧、檀越託付要職重任，均一一謙讓而不為所動。另一紙研判應是寫於 1662 年五月中旬的獨立致竺印函，言及竺印難得親自南下長崎興福寺幻寄山房造訪，「奈因緣之不偶，何此會却遇惟照在此，逸兄言語之門，不無竇漏，回到黃檗，必有一番是

100 1659 年春天，隱元受邀造訪時，賜改庵名為「直指庵」。

101〔日〕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著，《黃檗文化人名辭典》（京都：思文閣出版，1988），頁 274-276、300-3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非，累及師父矣」，[102]擔憂不巧遇見同時間也來此的惟照道用，可能經由其師逸然性融口中得知一些事情，而在返回萬福寺後搬弄是非、興風作浪。雖然不能據此武斷獨立所指的「照」者，即是惟照道用其人。可是無疑足以視為一項有力的研判線索。

至於在江戶之行一年半後突然去世，被獨立痛罵「奸險如此，豈成大善知識位下撫法之出家人」的無上性尊，在他人眼中的評價又是如何？

前揭與獨立詩文往來頻繁，曾經合作刊行詩集《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的良衍性派，是獨立在同門中屈指可數的摯友。無上以 30 歲之年驟逝後，良衍為其整理遺稿，集結成《竹巖集》付梓，並且撰寫序文以誌其事，曰：

> 兄少承庭訓，世以詩禮傳家，壯負大志，直以此道為期。既脫塵鞅，徑入檗山，從老人剃度，服勤左右，矢志靡移。禪晏之暇，每以師道法門為念，較諸范文正公，先天後天之言，合出一轍，豈非法社之梁棟歟。及老人東渡，兄適負恙在躬。丙申之夏，繼蹈萬里鯨波，專來省候，以盡師資之誼。可謂堅勇之至，始終一節。故其律身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質。一履乎正途，不違乎繩尺。故老人常以大器期之。[103]

據此可知，良衍對於無上的評價是：尊師重道，志節堅勇，處事不畏艱難，待人不分貴賤；堪稱媲美耿介不阿、先憂後樂的范仲淹。與獨立的看法相去甚遠。現階段很難評斷誰是誰非，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良衍的籍貫和無上、獨知一樣，都是福建省福清縣，省籍糾葛似乎並未波及至良衍。此外，序文中「及老人東渡，兄適負恙在躬。丙申之夏，繼蹈萬里鯨波，專來省候，以盡師資之誼」這段話，明確指出隱元東渡日本當時，無上因病未能同行，直到 1656（明曆二）年四月才專程蹈海探訪，

102 文見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黃檗山萬福寺藏。

103 見南源性派著，道曜、道周編錄，《南源禪師藏林集》（洛中：田原仁左衛門，延寶三年〔1675〕孟秋吉日；同志社大學藏本），卷 5，頁 17b-1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藉此應可修正《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黃檗文化人名辭典》以及其他諸多文獻資料中，認為「無上隨侍隱元東渡，先行返回中國後，再度赴日」的說法。[104]

以下將探討獨立致竺印函中，關於因「江西五雲子」而挑起的紛爭事端。根據鏑木雲恭〈五雲子之碑〉所記：

> 五雲子者，姓王氏，字寧宇，江西建昌府人也。其為人雄健壯氣，超過於群。崇禎三年（日本寬永九壬申年），與僧如定者俱避亂航海至日本，寓于長崎。居數年，奔走東西，經歷諸州，留蹤武刕，方技為業，為諸侯及士大夫士被寵遇。其名鳴東都，門人、受業者往往被辟召為大醫令。万治三庚子歲四月二十有六日，年七十三以壽，葬芝三田廣布山。[105]

江西五雲子，本名王寧宇（1588-1660），早在 1632（崇禎三，日本寬永九）年即與默子如定（1597-1657）渡日，寓居長崎。其後，默子如定成為長崎興福寺的開山祖。而醫術高明的五雲子，則培養了諸多受重用的高徒，行醫惠及四方而聲名遠播。

獨立於 1658（萬治元）年九月十八日起客居江戶，據其函中敘述，與五雲子見過一次面後，在十一月十六日受託往診，二十一日隨即獲五雲子來訪，並得知為促成其居留江戶乙事多方奔走，已與幕府派任的特使伊豆守松平信綱約定於二十五日入朝商議。二十五日當天被迎至五雲子住處，得知經一一打點相關人士的結果，居留江戶之事已大致成局。不料，隱元、無上在獲知此事後，大發雷霆，並且火速出面阻止。後續發展在獨立寫給竺印的第二紙書簡中，交代得相當詳盡，函曰：

104 吉永雪堂，《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頁 6；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著，《黃檗文化人名辭典》，頁 347。

105 〔日〕磯ケ谷紫江，《墓碑史蹟研究》（東京：後苑莊，1927-1935），卷 9，頁 1417-1418。括號內的文字是原文獻的註記。又，依據桂氏專書頁 26 記載，1653 年六月以降，吉川廣嘉曾於江戶接受五雲子之診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五日，**和尚**散眾上堂告暇。[106]弟於十六日告暇，還崎養病，并見**梅子**。初，囑託至寒家，回復妻與子，幸**和尚**點首，三拜出方丈。十九日，晚課，搭衣辭**和尚**。不意**西堂**、**無上**二人，久欲推我出寺，辱我暗中，誑稟**和尚**不知多少惡語。**和尚**云：「你謀**伊豆**留江戶，如何先不稟我，這等可惡。」弟復云：「**五雲子**廿五日以轎接去商議，方知有此事。廿六日早回，**和尚**已大怒。知事不成，何用再言。且日本一字說謊不得的，請**和尚**發書去問**伊豆守公**，即便明白。」遂被惡罵不止。又云：「今日又為一箇臭老婆回崎，這等可惡。」弟言：「請**和尚**息怒，若性易今為弟子，任憑打罵。妻子遠在唐山，無端辱罵，恐非**和尚**所為。」罵之不已，辨不已。**大眉**扯弟出方丈。次早，弟下大阪，眾送出普門街，**龍溪**叫**虎斑**送至**性印**[107]家。弟欲上京，**性印**言：「**攝州守**不容亂走的」，是不得走龍華會師耳。昨**道茂**丈至普門，附上瑠璃鞣襪二雙、拙詩一章，聊存別意。胸中有萬千欲言，事難以筆紙傳聲，惟師垂照，是荷。

賤體甚憊，恐怒氣下泄必有病。發一手札於小倉開善寺住持，消歇一二日，然後可任鞍馬之勞。足佩師誼，始終珍重，遠國之人也，不勝感格外。有藏王燈最統板的，**茶屋吉左工門**借弟《本草綱目》二本。**茶屋七兵衛**適來普門，約於昨日持此書過龍華，便中寄來，不知來否？便付與來人，萬萬。弟在廿四日下船矣。此達

竺印師　蓮座

衣弟性易和南上

依時序重新梳理事情的經過，換言之，十一月二十六日自五雲子住處返回麟祥院時，隱元等人已獲報而勃然大怒，獨立自覺事既不成，多說無

106 暇，同「假」字。

107 勝性印（1598-1671），大阪商人。初以長崎為據點，進出中國從事經貿活動，後遷回大阪吳服町（別稱錦町，現大阪市中央區大手町）。1654（承應三）年成為隱元之在家白衣弟子，法名心月性印。即非如一、獨知（慧林）性機、高泉性激等都曾寄宿其大阪宅邸心月軒。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益。十一月二十八日眾僧自江戶啟程，十二月十四日返抵大阪普門寺。獨立以返回長崎養病為由，於十二月十六日告假；十九日辭行時，隱元對其私下運作、意圖居留江戶之舉表達不滿。對此，獨立辯駁自己當時也是前一天、十一月二十五日「方知有此事」。不過，這顯然與其前函所述內容相左，實難以自圓其說。其間另針對打算聯繫家鄉妻兒之事，師徒二人激發口角，不歡而散。翌日、十二月二十日，獨立被送進南下普門寺約 20 公里遠的勝性印宅邸暫住，行動受到限制。函中言及二十四日下船，並未交代月份或路線、地點等，如果循當年由長崎往赴普門寺的途徑，則是乘小舟沿淀川下至大阪江口後，改搭大船經瀨戶內海航抵下關，再走陸路途經小倉開善寺以至長崎。

高玄岱於其〈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中，記述這段事蹟如下，曰：

> 萬治元年戊戌九月，侍國師東朝武城。宰官長者，莫不嘆師才之德之美，出於時輩之右。執政源君信綱，暨有司源正重，欲師住錫，事阻不果。[108]

此處的「執政　源君信綱」、「有司　源正重」[109]，即是「伊豆守　松平信綱」以及「筑後守　井上政（正）重」，意指才德出眾的獨立曾經有機會受邀住錫，但是受到阻礙，未能實現。同一段事蹟在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中亦有載述，曰：

> 萬治元年九月，從隱元朝參江戶。當是時貴紳高官見曼公者，莫不嘆慕。執政河越侯信綱松平伊豆守、參政臨江侯正次三浦志摩守皆欲請住于此，事沮不果，無幾歸崎。[110]

內容大致雷同，但是，欲留獨立住錫的高官，其一作「參政臨江侯正次」，並且加註「三浦志摩守」，這是致竺印函中不曾出現的人物。而且志摩

108 詳參石村氏專書，頁 258-261。

109 松平信綱立於平林寺的墓碑上，即是刻著「河越侍從松平伊豆守源信綱」。而井上政重在家系祖譜上，歸屬於三河井上氏，是源滿實的子孫。正，同「政」字。二人相關事蹟，請分別參閱註 75、註 96。

110 詳參東條琴臺，《先哲叢談續編》，頁 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守三浦正次，是三浦「正重」的長男，生於 1599（慶長四）年，卒於 1641（寬永十八）年，不可能參與 1658（萬治元）年之事。此處顯然又是一項張冠李戴的訛誤。

又，吉永雪堂《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的「萬治元年戊戌」項下，針對十二月十四日獨立隨隱元返回普門寺之內容，進一步註解說明：

> 此行於江戶會明朝歸化醫五雲子。又，雖蒙松平伊豆守、三浦志摩守等懇留，然因腳病辭之。（碑銘序、獨立書簡）[111]

文中標點符號是筆者為便於閱讀所加。而括號內文字，則是書中既有的註記，以示典據。換言之，這段說明，是吉永氏參閱〈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以及獨立書簡後，精簡整理而成的內容。所謂「獨立書簡」，應即是指包含前揭二紙致竺印函在內，同由吉永氏於 1915（大正四）年三月抄錄的《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所收羅的信函。然而這段說明卻與上述《先哲叢談續編》引文一樣，出現「三浦志摩守」之錯誤。同時，獨立因足疾而婉拒慰留的說法，與其抄錄的書簡所呈現的事實，亦相去甚遠。何以竟會有如此結果，實在令人不解。

將獨立、高玄岱師徒研究得最專精透徹的石村喜英，在其《深見玄岱の研究》書中，對於獨立的江戶行也有所闡述。礙於篇幅的關係，茲以中文簡明扼要地揭示其旨如下：

> 獨立因才德備受激賞，獲得松平信綱的聘留而脫離團隊留在江戶，並未隨侍隱元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啟程返回普門寺；其間客住於金鳳山平林寺，而且正是這段法緣，促成日後高玄岱在平林寺內，建戴溪堂、立碑撰銘、安奉雕像，以緬懷師恩；雖然承蒙松平信綱、三浦志摩守正次等幕府重臣屢屢勸其留在川越住錫，無奈事與願違，留居數月後，即因足疾，於萬治二年正月底隻身返回長崎。[112]

其後石村氏並且強調此間之相關事蹟，〈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先

111 吉永氏專書，頁 9。原日文，譯文文責在筆者。

112 石村氏專書，頁 412-4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哲叢談續編》皆有記載；而「事阻不果」的原因，除了足疾以外，尚有遭受欺壓排擠等問題。

在閱讀過獨立致竺印函之後，可以發現石村氏所述部分內容與之並不相符。而《先哲叢談續編》錯解〈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中「有司源正重」之真實身分，致使其後之研究被誤導而以訛傳訛。不過，先行研究中，桂芳樹的《僧独立と吉川広嘉》雖然未能明確指出「源正重」是何許人，但也清楚表示並非「三浦志摩守正次」。[113]

獨立在長崎開展的侍僧生活，至此前後整整四年，其中皈依翌年九月至 1658（萬治元）年底在普門寺的三年三個月期間，從前述致竺印信函內容，不難窺知獨立實處於身心兩困頓的狀態。考量老後生計而選擇的出家之路，出乎意料的不順遂。於是趁江戶之行，透過五雲子另求發展。不料消息走漏，非但前途受阻，連後路也一併截斷，被迫脫離團隊、南下長崎自謀營生。

在這段侍僧前期生活，獨立除了後來被禁筆的字書外，比較具代表性的詩文創作，依序有：為狩野安信（1614-1685）[114]繪製的「富士山圖」而寫的〈題安信高士畫師二十二絕句〉，現以《黃檗獨立詩書帖》之形式流傳於世；[115]以及前文介紹過的詩集《東矣吟》、《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等。

（三）「幻寄山房」閉關時期

獨立與黃檗同門關係惡化之後，於 1659 年二月南下返抵長崎，並且獲興福寺住持逸然性融收留於幻寄山房，[116]同年，致朱舜水函中，獨立

113 詳參桂氏專書，頁 15。

114 狩野安信，號永真、牧心齋，出身京都。狩野孝信之三男，狩野探幽、狩野尚信之弟。為德川時代狩野派的御用繪師，代表作有大德寺玉林院之障壁畫等，對於後代的繪畫製作影響深遠，著有《畫道要訣》（1680）。

115 獨立性易書，〔日〕星野直翁複製，《黃檗獨立詩書帖》（大阪：星野直翁，1913；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原書軸藏於大阪慶瑞寺。

116 幻寄山房，原名「東盧庵」，是長崎興福寺第二代住持默子如定，興建於 1643（寬永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針對其生活景況有很深刻的描述，曰：

> 今此六七唐僧，協八閩之同風，忘負薪之往，歎鄉心互結，嫉才忌能，妄出非心非行之詬。是爾春日還崎，以遠非心非行之攻，以一人而不敢觸羣機，以一浙而不敢忤羣福，以一老而不敢當群少。明暗相欺，隱顯莫測，蓋可以識僧行之有從，法道之有本矣。二月中，幸至幻寄山房與逸然兄一體同仁，兩衷不隔。不意其請僧費竭，揭債屢千，日食交煎，無能自計，良莫□其痛心焉。今者來僧各各囊括多金，幣帛厚味而猶慮其不給，倩人賣字以廣其贏，不思疇昔之負薪窮谷以俾日夕者為何如哉。痛切兩人身居幻寄，境有餘而情不足，形苟安而心殊勞，視今日之勢者強親富者、腴禮營營相競，至我兩人、兩病、兩老、兩僧煢煢無告，咄嗟其天。邇者猶可強力出門行乞於市，若至一着枕席，猶不勝其嗟吁仰屋矣。[117]

除了唐僧的省籍糾葛外，更有現實生活問題，言及逸然為了招聘隱元赴日弘法，已經債台高築、自身難保，因此幻寄山房景致雖好，衣食卻成問題，兩老僧只落得貧病飢寒的窘困處境。不過即使避居長崎、遠離普門寺，依舊難以抑止無中生有的謠言，獨立於是考慮閉關以杜絕是非。在同年初冬發函向竺印求救，表示：「意欲結茅，坐一死關，苦無檀越相濟，是以在此日夜思惟，倘得天助因緣，使白頭安心入道，不知人緣之有無何如如？」[118]雖然無從得知竺印如何回應這項請託，但是由 1659 年十二月八日皈依滿五年之際，正式閉關千日之既存事實來看，應該是

十）年的庵室。1645（正保二）年默子讓席逸然後，截至 1657 年十一月三十日示寂為止，前後長達十三年的隱居生活，皆在東盧庵度過。後沿襲默子之「幻寄道人」的稱號，通稱東盧庵為「幻寄山房」。由三間茅屋構成的幻寄山房，爾後成為逸然的隱居住所以及獨立的閉關地。從諸多以幻寄山房為題的詩作來看，僧侶雅士經常聚集此處談文論詩。據宮田安，《長崎唐寺の末庵》（宇治：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1990）之記載，原址現成為長崎女子商業高校之學生宿舍。

117 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244；收入拙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頁 219-220。

118 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順利獲得資助了。

針對獨立閉關之舉，隱元題「梅花關主」四字相贈，而即非如一（1616-1671）、木菴性瑫（1611-1684）、蘊謙戒琬（1610-1673）等黃檗同門也分別以詩作嘉勉。千日閉關期間，獨立雖然不得外出，但是先後有安東省菴、朱舜水、竺印祖門等人來訪，以及諸多詩文酬唱與信函的往來。例如：贈予安東省菴的〈孟夏十有三日，喜晤省菴道社先生〉五言長律、[119]〈寄懷〉詩扇；[120]為朱舜水的《安南供役紀事》一書撰寫跋文；[121]寫〈千載一會〉記述與朱舜水、安東省菴之往來事蹟；撰寫《書論》以闡述其書學理論；與南下長崎養病的良衍（南源）性派、大眉性善的詩作唱和；致函竺印，持續投訴其心中種種不滿的鬱悶。再者，收高玄岱為入門弟子，亦是在此閉關期間。據《先民傳》高玄岱項下記載：「幼有淑質，從邑之岩永宗故學。年舞勺[122]，復事杭人戴曼公（名笠），即僧獨立也。曼善書，兼精醫學。岱兼通其藝。」[123]換言之，高玄岱於13 歲、亦即 1661（寬文元）年時，開始跟隨獨立學藝。

於此同時，有兩件事值得留意，一是閉關約莫半年時，獨立眼中的奸險人物無上性尊於普門寺驟逝。在 1661 年八月二十日致竺印函中，獨立曾感嘆此事曰：「回念忌者、妒者，用心何在，總不出一場顛倒夢想，今安在哉！即存者，亦不出一紀兩紀，還歸閻老。」[124]一是隱元獲幕府賜贈京都宇治寺地，而開創新黃檗萬福寺。

---

119 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366。

120 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357。

121 獨立性易，〈跋安南供役紀事〉，收入〔明〕朱舜水著，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上冊，頁 35。

122 《禮記．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內則〉，頁 538。

123 〔日〕盧千里著，原念齋校，《先民傳》（江戶：慶元堂，文政二年〔1819〕），上卷，頁 2b。括號內的文字是原文獻的註記。

124 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書論》是獨立極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全書由署名「明天閒野衲」、寫於辛丑（1661）年四月十五日的〈自敘〉；署名「天外一閒人獨立氏」、起筆於庚子（1660）年九月的〈斯文大本〉、〈六義原本〉、〈書法原本〉；署名「梅花關老衲獨立氏」、寫於辛丑年伏暑的〈自跋〉；以及署名「天閒野老」的〈再跋〉等構成。換言之，是在本文完成之後，才先後撰寫自敘與跋文。

《書論》現藏於金鳳山平林寺。封面經後人富岡鐵齋（1837-1924）[125]親題書名為「獨立禪師真蹟書論」。書末另附鐵齋繪「戴溪堂」圖，其上款識曰「戴溪堂所安置獨立禪師木像也，在武藏騎西郡野火留金鳳山平林寺中。鐵齋居士略寫」；以及「明獨立易公之塔」圖，其上款識曰「獨立禪師塔，在山城黃檗山內，獅子林後山。鐵齋老人寫」、「獨立和尚墓，在黃檗山內，獅子林後山」。

獨立於〈自敘〉中開宗明義指出：「字繇[126]一畫之始，文成六義之中。一畫具而萬象出，六義析而變化通。則字者，文之本、理之源、心之聲、言之用、義之至也」，強調「文」、「字」與「六義」的意義及重要性。於〈斯文大本〉回顧其一生經歷種種至此，希望藉由書學、書法的傳述，喚起對六義的重視，則「不啻斯文之有在，可冀吾道之逢源」。於〈六義原本〉詮釋六義之意涵、解析文字的淵源與義理；於〈書法原本〉教授臨摹、運筆等書寫訣竅，並且介紹書法道具。於〈自跋〉抒發長年對書藝的經驗心得。於〈再跋〉則除了重申六義旨趣，舉實例說明因糾正他人文字形義而遭受打壓，針對備受質疑的醫術提出辯白以外，更於文末表露對《書論》此一著作的期許。石村喜英認為本書道盡了獨立流寓日本後的各種磨難。[127]

125 富岡鐵齋，京都人，名百鍊，字無倦，號鐵齋，別號鐵人、鐵史、鐵崖等。為明治、大正時期知名文人畫家、儒學家，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為座右銘，並且身體力行。曾先後在私塾立命館、京都市美術學校擔任教師。

126 避明朝諱字，「繇」通「由」。

127 石村氏專書，頁 4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承前所述，竺印曾於離閉關千日屆期約三個月前的 1662（寬文二）年五月至幻寄山房造訪獨立，其間事跡可由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所錄書簡得知。這些書簡顯示，獨立因竺印嘗試為其安排出關後的出路之事受阻，而引爆一連串的情緒抒發。以下僅揭示涉及前述「五雲子」事件的第一封書簡內容進行探討。

> 弟與師父相別四年，即有數次伸候，惟是感情所致，未有他意希望。不期關門重會，如在夢中。聞十四日見**黑川**後云云，皆出高誼，非弟有賴而然，皆**黑川公**素所見信。次日，又煩**逸師**傳言及弟，云以諫早閱藏，散心遣情，深以為幸。可謂君子一言，今古是重。
>
> 聞昨**黑川公**變遷其說，言不旬日，何竟不同如此。弟想戊戌[128]**五雲子**告狀留弟，彼以**仁左衛門**為彼莫逆世交，先露其意。臨事時，**五雲**子接弟去議，彼即深夜合**龍溪**去見**美濃守**，入朝阻**伊豆**之留，可謂鬼神莫測之機，以合福州鄉黨之義。前日諫早閱藏語，想師赴**仁左**之齋，念在交至，必及此書。是彼夙受**毒龍**之囑，兼及福州一鄉。次日，丞見**黑川公**，假言**和尚**以止其事。必即有書以復**毒龍**，言弟煩師謀畧而然，此確然可見之事，無可他疑者也。間之**毒龍**，必以師為不善之人矣。
>
> 弟想當年留弟之時，十年准約通事，現在**甲斐庄**雖沒，[129]**黑川公**豈忘之耶！人之還鄉，一家團聚，天地亦在垂祐，豈曰日本獨能斷絕其理。出關後，必求還鄉，說**和尚**，不說**和尚**，非仗此語以厄人耳！不識以為可乎。
>
> 竺印禪師　座前
>
> 衣弟性易和南上

諫早，位於長崎東北約 25 公里處，隸屬佐賀藩。1655（明曆元）年，諫早的第四任領主（豐前守）藤原茂真，邀妙心寺僧無門原真入住水月庵，擔任《大藏經》請藏願主，其間並由退藏院千山玄松、智勝院洞屋玄呂、

128 「戊戌」為萬治元年（1658）。

129 甲斐庄喜右衛門於 1660 年長崎奉行任內，在江戶逝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及龍華院竺印祖門三僧協助執行，後於 1668（寬文八）年三月起進行鈔經工作。基於這層關係，竺印有意安排獨立出關後，前往諫早閱藏。

竺印於五月十四日向轄區主管長崎奉行黑川與兵衛報備、徵詢後，初步取得同意。不料十天不到，事情有了變卦。獨立認定此事和當年五雲子安排其居留江戶之事如出一轍，都是被彭城仁左衛門（1633-1695）暗中阻擾而無法如願。

彭城仁左衛門，生於長崎，父親劉一水，福建省福州府長樂縣人，母親高原氏。中國名劉宣義，字耀哲，號東閣，法名道詮。1658（萬治元）年六月奉任小通事，翌年十月升任大通事。博學、善詩文、能書，與林道榮（1640-1708）並稱唐通事雙璧。據《普照國師法語》所載：

> 道銓劉通士，係長樂閣部魯菴公之從弟也。余與魯菴公方外交有年，乙未秋應請京都，崎陽鎮主特選相從助揚法化。其才貌、辭氣俱備，兼精進斯道，有日新之功。追隨將及二載，朝昏謹俟無失傳譯，機語如流，真為老僧拄杖子通事舍人，抑見崎主擇人手眼有徵矣。愧余老矣，接機遲鈍，加以聰敏以裨吾柮，則禪語圓全。非唯發醒今時，亦以壽於將來，則般若之功曷可磨也。雖然同吾舌、同吾語無異無別，聊通一半消息，只如未開口前通一線來，不惟為吾拄杖子通事舍人，敢保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舌頭俱已串過矣。[130]

可知隱元對於劉道詮，亦即彭城仁左衛門的才智讚譽有加，賦予高度的信任；而且，1655（明曆元）年選派其擔任隱元赴普門寺之隨行通譯者，正是長崎奉行黑川與兵衛、甲斐庄喜右衛門。仁左衛門與長崎奉行、隱元等之密切關係，自不言而喻。

130 〔明〕隱元隆琦語，釋性杲等編，《普照國師法語》下卷，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 2606，冊 82，頁 763。錄自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會監製，《大正新脩大藏經》電子資料庫（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次世代人文學開發中心，2012 年版；http://21dzk.l.u-tokyo.ac.jp/SAT/）。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包含後續的幾紙信函以及片段，內容皆環繞在獨立認為無論是江戶居留、諫早閱藏、甚至回歸家鄉與親人團聚等事，都是黑川於第一時間知會仁左衛門後，祖籍福建的仁左衛門夥同「毒龍」龍溪性潛等人假借隱元之名，出面阻擾破壞。激烈的文句將其憤恨情緒表露無遺，與同門的關係更加惡化。

三個月後，獨立閉關期滿，即非特以〈贈獨立禪德出關小叅〉表達嘉許慶賀之意。

> 獨立禪德出關小叅云：梅花破雪，風竹敲窻，觀聽分明，未透聲色。直須於見聞俱泯處，踏翻路頭，撥轉關棙，迥出威音前，高超毘盧頂。顯大機，發大用，建大法幢，始與瞎驢氣分相投。亦不虛幻寄，活埋一番。茲者千日期圓滿，即且置作麼生是？透關一句：明星當午現，梅燦一枝春。[131]

獨立出關後，持續寄居興福寺。但是，從翌年初春致函竺印揭發諸多醜聞來看，其對興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也累積了相當程度的不滿。由於尚無相關史料可資參考、佐證，此處暫不加以討論。

興福寺雖令人不滿，起碼是個遮風蔽雨、棲身之所，卻在獨立出關約莫半年後的 1663（寬文三）年三月八日長崎大火中焚毀。獨立先是逃到玄岱家中，後因火勢猛烈，被迫退至海上船隻避難。部分下落不明的史料，尤其是來自僧俗知友的手札書牘，可能就是在這場災難中化為灰燼了。獨立賦〈癸卯焚餘草〉詩，描述當時的心情，而詩前序文則記錄了火災始末，云：

> 歲在癸卯三月八日，禺中時，忽聞寺鍾[132]急叩，曳履登高，望崎之西南，火發煙縷拖雲，風聲撼地，浩浩蕩蕩，飛馳北嚮，中裂東分，迴南四合，函蓋一統。勢如龍驤，奮迅席捲，火怒風號，赤潑光中，莫可撲滅。日迨西斜，海斷山空，一島立盡。老幼驚魂，赤露條條，

131 〔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即非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93），卷 1，頁 178-179。

132 據文意，「鍾」字應作「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慘無投地。何有囊藏可挈、喘息可休。予居山房，亦被飛焰作燼。兩手抱佛，踰垣而出，顧此同人，慘剝靡遺，四大劫因，無容智避。計街聚者七十二町，獲免灾者三百餘室，被焚死者五十三命。於時號號，男婦露地，團頭炊求無粒，破難熬，急切饑遑，絕無一點生氣。感得主鎮仁君，同出燬亡，慘憐生命，疾炊飲食，分給饑枵。飛書各郡，招來菽粟，以慰斯民，全安噍類，致使焦頭爛額，復作依棲於一艸茅蓋下，何異再生。予荷分紫主人款留，頓絕雨牖莫遣，偶成三十絕，以傷世外窮災之一遇。[133]

這場大火，使長崎市中心幾成焦土，包含奉行所都被燒毀。獨立獲得分紫山福濟寺住持蘊謙戒琬的收留，而免於餐風露宿之苦，此後只能投注更多心力於醫業，以餬口維生。正因為行醫累積了相當程度的診治成果，獨立的醫術獲得肯定，而聲名遠傳至岩國。

（四）行醫時期

長崎海雲山皓臺寺的住持月舟宗林（1614-1687），是引導獨立行醫生涯邁向另一境地的關鍵人物之一。月舟宗林，周防（今山口縣）出身，9 歲出家，師事曹洞宗雪山鶴曇，俗姓朝枝，是岩國第三任領主吉川廣嘉的家臣朝枝喜兵衛（?-1686）之兄長。喜兵衛於 1660（萬治三）年七月奉命赴長崎學習蘭醫中的外科金創療法，並於 1661（寬文元）年九月中旬返抵岩國，其後隨侍體弱多病的廣嘉赴京都就醫療養。1663 年九月，長崎大火半年後，再度赴長崎持續學習蘭醫外科療法。1665 年三月結業，正式取得蘭醫資格。

岩國，是 1600（慶長五）年關原戰役之後，德川幕府分封給吉川家的領地，年俸三萬石。第三任領主吉川廣嘉，父親為吉川廣正，[134]母親

---

133 錄自藤田葆編，《獨立遺藻》（1889），岩國徵古館，史料編號 05050b0079。抄本中僅錄有十三首七言絕句，而非三十首。有可能是抄錄時的筆誤，也可能只節錄了原詩作的部分內容。

134 獨立執筆的詩稿書牘中，吉川廣正的「正」字，皆避明朝諱字，寫作「政」。

臺灣工藝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長州藩藩祖毛利輝元的女兒竹姬。廣嘉生於長州荻（今山口縣荻市），幼名長松，元服後改名為廣佳、廣純、廣嘉，1653（承應二）年謁見將軍德川家綱後，改稱號為監物。廣嘉自幼體弱多病，1650（慶安三）年首度自外地招聘名醫為其看診，1653 年曾接受五雲子的診治，此後也曾遠赴京都接受多位名醫之治療，病情始終時好時壞，未能根治。

據桂芳樹研究指出，月舟可能經由其弟喜兵衛得知領主吉川父子健康狀況不佳，因此主動薦舉獨立這位小有名氣的漢醫。結果，吉川父子派遣侍醫佐伯玄東（?-1708），於 1664 年二月下旬，南下長崎向獨立說明病情症狀，以請教診治方法。當時並無招聘獨立的打算。佐伯於三月十二日返抵岩國覆命，而四天後月舟也隨後趕到，當面建議廣嘉延請獨立至岩國出診。就在月舟積極居間協調下，徵得長崎奉行黑川與兵衛的同意，獨立於同年四月十三日，由月舟、喜兵衛、佐佐木彌左衛門以及獨健性乾、高村作兵衛陪同，順利抵達岩國，寄宿橫山永興寺。[135]此後五年間，共四次前往岩國看診，獨健皆隨行前往。而岩國侍醫佐伯，自此與獨立於公於私往來密切，除醫術上有師徒傳承關係以外，另有詩文之酬唱往來。

記錄獨立與吉川父子往來情形的史料，除了官方文獻，另有現藏於岩國的吉川史料館，由二十三紙獨立上呈吉川父子的書牘裱褙而成的卷軸《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四卷。[136]題名部分，獨立在中國不曾擔任官職，因此稱其為明朝「遺臣」並不符實，而「閒」字寫作「間」，則是另一普遍存在的訛誤。

獨立首次應聘至岩國，為期約四個月，於同年八月十七日返抵長崎，居留岩國期間，備受禮遇，除了自己頸部長瘤，而中止為吉川父子看診，移居錦見別館療養以外，診治備藥之餘，便是琴棋書畫詩酒花茶，生活

135 詳參桂氏專書，頁 15。

136 抄錄《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四卷而成的稿本，計有：岩國徵古館藏宇都宮圭齋抄本《獨立詩文》（史料編號 1204000171）、《天間獨立書牘寫》（史料編號 502000452）以及黃檗山萬福寺藏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得相當優雅閒逸。而對於廣嘉而言，健康狀況逐漸好轉的同時，更因為一次與獨立的閒談，讓長年困擾岩國的造橋問題，意外得到解決的方法。

基於軍事防禦等因素的考量，岩國的官署主要蓋在橫山地區，低階武士與平民的聚落則集中於錦見地區，中間隔著一條寬約二百公尺的錦川。每逢洪流來襲，錦川上的橋梁便被沖毀，嚴重阻絕了中央與地方的交通，對於政經發展當然產生負面的影響。於是建造不會被洪流沖毀的橋梁，成了當務之急。而這項要務，誠如獨立執筆的〈鈔存西湖志題辭〉所記，在其與廣嘉的故鄉話題中，有了始料未及的發展，曰：

> 忽一日，於在門何遠侯[137]齋頭，得閱先達田藝衡《西湖志》[138]，方一展卷，起我生懷，如醒昨夢。……一日登堂，歡然色笑如沃，世交若忘言，外垂問生緣，以及西湖之概，有聞是志，可盡觀瞻。即命傳書至崎，郵寄將來，展同指顧，居士見圖，擊案大喜，合得會心奇處，亟作鈔存并加繪圖，一新把翫用遣病懷，可曰「會心處政[139]不在遠也」。

亦即閒談時，獨立被問及出身地，他從西湖的景致風光，聊到何遠侯的書齋藏有《西湖志》這套書，進而發函到長崎商借。爾後書籍送達岩國，當廣嘉翻閱至書中附圖，看到架設在一座座小島上的拱橋時，興奮得不禁拍案叫絕。拱橋圖讓廣嘉獲得啟示，頓然開悟，於是下令抄錄《西湖

137 何遠侯（?-1686），名兆晉，字可遠，號心聲子，日本名何仁右衛門。是 1628（寬永五）年自福建移居長崎、日後擔任唐通事的何高材（毓楚）之長子。據《譯司統譜》記載，何可遠於 1658 年被拔擢為小通事。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長崎：長崎文獻社，1979）亦有詳盡的記述。1665 年六月，朱舜水應德川光圀招聘之際，由何可遠（舜水以「可侯」敬稱）擔任傳譯，隨行至江戶。佐賀縣鹿島市祐德稻荷神社「中川文庫」所藏《舜水問答》一書中，即錄有朱舜水致何可侯函二紙，述及相關事宜。詳參拙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頁 100、209、328。

138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實由明末清初錢塘人田汝成（叔禾，1503-1557）輯撰而成，詳細記錄西湖湖山勝跡。另有《西湖遊覽志餘》二十六卷，則載錄南宋遺聞軼事。田藝衡，字子藝，為汝成之子。獨立誤以為田汝成、田藝衡為同一人。

139 避明朝諱字，「政」原應作「正」。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志》，同時更交代相關技術人員研發拱型橋梁，並於獨立逝世翌年的 1673（寬文十三）年六月底正式動工，同年十月完成首座架設在錦川上的拱橋。雖然第一座拱橋不到八個月就被洪水沖垮，但是其後一再改良，終於成就了今日佇立在岩國錦川上的「錦帶橋」，是一座名符其實的文化交流的橋梁。

《西湖志》抄本，分為上、中、下三冊，共製作了兩套。目前分別珍藏於岩國徵古館及吉川史料館。徵古館藏本應是第一套抄本，於上冊表頁背面錄有將近百字的識文，曰：「此志出田芸衡之始撰也，板刻百廿年矣，由故家所藏而得存。今者重修《西湖遊覽志》，與《杭州府志》相埒，有四五倍廣與此刻矣。安得求重修者，以快海外之臥遊耶。偶游巖國，乞假何遠侯所藏，自長崎郵寄得觀。甲辰六月十三日。天閒野老識。」甲辰即是 1664（寬文四）年，換言之，本識文寫於長崎的《西湖志》送達岩國當時，不過是由抄錄者於抄本製作完成時補錄，並非獨立的筆跡。至於吉川史料館藏本，則於上冊首頁錄有獨立親筆的〈鈔存西湖志題辭〉，全文約 2,000 字，文末註記日期為「寬文之重光大淵獻林鐘月朔」，亦即 1671（寬文十一）年六月一日，是配合第二套抄本製作完成而撰寫的。

獨立於 1664 年八月十七日返抵長崎，結束首次岩國出診之旅。隨後即與水戶藩儒小宅生順見面，並透過筆談，交換對詩文等的看法，訪談內容記錄於《西遊手錄》中。小宅是在同年閏五月，奉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之命，至長崎查訪碩儒耆德。[140]三個月居留期間，曾與數十人接觸，但是留下紀錄的筆談對象，僅有朱舜水、陳三官、陸方壺以及獨立四人。《西遊手錄》完成於同年十一月十七日，文末言及：

> 予今年承君命西遊紫陽長崎，棲遲三月，公務之暇，汎交蕃客，以欲得異聞，往往拈筆代譯，所交雖及數十輩，而有學者，獨有朱魯璵而已，於是採錄與朱魯璵應酬者，以為冊子，名曰《西遊手錄》。

140 關於小宅生順奉德川光圀之命赴長崎尋訪碩儒乙事，詳請參閱拙書，《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頁 92-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又有略解文字者三四輩，其筆語亦附後，不足慰眼下而備他日之證云。

又，根據小宅寫道：「僕在東武聞隱元禪師寓天澤寺，老師亦同在焉，欲與一二友生同拜奉台顏，而有故障，不果。今年卻至邂逅于此，不亦奇乎。」[141]可知早在隨隱元赴江戶之際，獨立的名號實已傳入其耳。當獨立尚在岩國時，小宅已經先和朱舜水幾度會面。最終認定「有學者，獨有朱魯璵而已」，對獨立的評價止於「略解文字者三四輩」中的一人。因此決定朱舜水為招聘至水戶的碩儒人選。

吉川父子接受獨立的診治後，病情獲得控制，尤其是廣嘉健康狀況好轉至足以在半年後的 1665 年二月底繼承家督，正式成為岩國第三任領主。同年三月中旬，獨立擔任記室、獨健擔任侍譯，連同化林性傑（1596-1667）等，一起協助即非如一於廣壽山福聚寺（今北九州市小倉）開山結夏。獨立因為這個機緣，獲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真（1596-1667）以名為「白雲室」[142]的庵室相贈；同時也得到隱元的肯定，以〈示獨立徒〉書面表達嘉勉之意，曰：

> 獨立禪徒閉關幻寄山房三載，期滿而出，又逢火難。近聞參謁廣壽，可謂因難成其志，抑見益壯之風猶存也。乃述偈三章以示之。
>
> 打破牢關獨悄然，一毫透脫樂如仙。
>
> 有時格外嘲風月，不覺空花落漫天。
>
> 火坑迴脫豈尋常，拶入禪林心自凉。
>
> 老得安閒增廣壽，更添法喜愈風光。
>
> 老當休歇勿狂顛，錯入塵勞最可憐。
>
> 業累一迷無量劫，盲龜出孔待驢年。[143]

141 引文出自小宅生順，《西遊手錄》稿本。

142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獨立詩書卷中，錄有〈過白雲室〉詩，曰：「雲出四檐空，雲歸一室白。無着野雲心，相忘而莫逆。茆爛穿見天，泥脫譬三竹。空空一室中，歸雲傍簷宿。」

143 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卷 8，頁 3887。

臺灣宗教學術期刊資料庫

福聚寺開山結夏期間，獨立與六月即將應聘往赴水戶的朱舜水曾有書信往來，但是終究以不便會客為由，未能晤面。對此，朱舜水在日後致獨立函中，表露了不滿。[144]二人的情誼生變而漸行漸遠。

離結束岩國首次出診返抵長崎整整一年後，經由當時的長崎奉行島田久太郎（忠政，1624-1699，任期 1662-1666）核准，獨立二度應聘，在使者朝枝喜兵衛、銀遣長和市介以及獨健、祖命、高村作兵衛的陪同下，於 1665 年八月中旬自福聚寺出發，八月二十七日抵達岩國，入宿淨土院。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之間，獨立曾由喜兵衛伴隨，一度趕回福聚寺，與即將往赴江戶的即非見面，並在回岩國途中，順道至防府，為吉川家的姻親毛利主膳看診。[145]此次應聘獲准停留約二個月，原本預定同年十一月一日離開，結果延期至翌年二月八月才啟程，二月十七日返抵長崎，前後居留了將近半年，嚴重超出核准期限。

第二次應聘期間，獨立除了看診備藥，仍有許多機會受邀參加雅集遊宴，與儒臣、侍醫、鄉紳雅士們詩文酬唱，過著相當寫意的生活。尤其值得留意的是，此行獨立為吉川家撰寫了不少卜易星相方面的文章，諸如：〈釋中〉[146]、〈青芝記〉、〈開門崇正說〉[147]、「御館御門所替之件」[148]等，正好印證其致竺印函中的自述，曰：「弟讀四十年書，命、相、醫、卜、文章、詩學、書法、仙道，俱有實授，未嘗說與他知」，[149]展現在天文曆算、堪輿風水等數術的廣博涉獵。

原定歸期已屆，岩國高層以仍須借重獨立醫術為由，發函申請延期，只有高村作兵衛一人先行返回長崎。不料在此同時，另一位長崎奉行稻

144 朱舜水著，朱謙之編，《朱舜水集》，頁 55-56。

145 詳參桂氏專書，頁 50-56。

146 〈釋中〉，現藏於吉川史料館，史料編號 442。

147 〈青芝記〉，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2010a0007；〈開門崇正說〉，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2010a0008。

148 「御館御門所替之件」，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1118000742。檔案中收有一紙無題圖文，內容與官邸正門方位問題相關。

149 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所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正倫（七郎右衛門，1626-1666，任期 1665-1666）病重，奉行所方面其實希望獨立能盡速返長崎往診。據《唐通事會所日錄》記載，[150]稻生病情急轉直下，所方分別於 1666 年正月二十八日、二月十一日、二月十五日三度發出緊急召喚，要求獨立速回。但是，就在二月十七日獨立終於返抵長崎當日，稻生已病入膏肓而去世。

同年五月五日，健康狀況曾一度好轉的吉川廣正逝世。相同時期，獨立也正臥病療養中，只能遣使僧正哲前往岩國弔唁。六月、七月，新任奉行松平甚三郎（隆見，生卒年不詳，任期 1666-1671）、河野權右衛門（通定，1620-1692，任期 1666-1672）先後抵達長崎。

獨立即使人在長崎，與岩國方面仍舊保持密切連繫，主要透過侍醫瞭解病情發展，以利持續提供藥劑和養生建議。八月，朝枝喜兵衛來訪；九月，藤村與市左衛門帶來廣嘉饋贈的黃金五十兩，資助其建造庵室，日後建成「就老菴」；十一月，佐伯玄東來訪。

並且，在距離前次招聘後未滿一年的 1667 年一月中旬，廣嘉派使者轉達第三度招聘獨立的意願。岩國方面、獨立與長崎奉行之間的協商，一向是透過唐通事的傳譯，三方此後的交涉在《唐通事會所日錄》有較前兩次更加詳細的記載。[151]首先，面對岩國的第三度申請，所方答應放行，但是另外採取了因應措施如下：

> 次に文左衛門殿被仰候者、是ハ御意に而被仰付候に者無之、内證にてあまり永逗留不仕候様に申候へと被仰付候に付、則其段獨立に内證にて申含候、獨立も相心得申候由に被申候。[152]

這段紀錄顯示，所方曾派文左衛門私下與獨立溝通，強調不希望再發生滯留不歸的情形。新任奉行對於獨立前次幾度被催促速回，仍延誤歸期長達三個半月，其間還攸關一位現職奉行的生死問題，顯然已經留下不

150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卷 1，頁 40。

151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唐通事會所日錄》，卷 1，頁 40-46。

152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唐通事會所日錄》，卷 1，頁 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好的印象。

第三次應聘，獨立在獨健與岩國使者的陪同下，於 1667 年二月七日抵達，入宿綿貫權右衛門之宅邸。並且隨即參與已故領主吉川廣正之墓塔修建，撰寫〈葬日詳正〉[153]一文；勘測岩國城門方位，撰寫〈開門定向〉[154]，具體建議修改項目、動工時辰等。據桂芳樹《僧独立と吉川広嘉》所錄《好問随筆》之記載：「閏二月朔日、巳の刻、御骨納り候。一番に浄性院様（広正）御骨納り候に付て、洞泉寺一宗。高玄院様（広正夫人）御骨の時、光寿院一宗。其後、独立・独健御焼香也。御塔場の文字、独立これを書く。」[155]意指，於閏二月一日為廣正夫婦舉行納骨儀式，墓塔上的文字是獨立的筆跡。在岩國，其醫術以外的能力也深受重用。

獨立居留岩國將近四個月後，使者菅甚兵衛於五月三日奉派至長崎，向河野奉行提出延後獨立歸期之申請。[156]又，據《唐通事會所日錄》記載，佐賀藩主（松平丹後守）鍋島光茂（1632-1700）於五月二十八日向所方提出延聘獨立往診的申請。獨立接獲通知後，於六月九日自岩國啟程，前往肥前（今佐賀市）看診，並在八月二日返抵長崎。但是無暇休息，當日即被召至奉行所報到，並被轉知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真之往診要求。隔天八月三日隨即動身。不過，小倉藩主終究不治，於十月十八日病逝。

1668 年一月十二日，獨立向奉行所提出前往京都萬福寺探望木菴的申請，並且獲准。這是結束江戶行、與隱元等在普門寺不歡而散以來，時隔十年後，首度希望實現前往京都宇治與黃檗同門眾僧見面的願望。同時這也是一趟單程約 750 公里的長途旅行。申請雖獲批准，獨立卻因痼疾復發而延期至二月二十六日才啟程，途經筑後久留米時身體不堪負

153 〈葬日詳正〉，現藏於吉川史料館，史料編號 443。

154 〈開門定向〉，收於前揭岩國徵古館藏「御館御門所替之件」檔案中。

155 桂氏專書，頁 60。括號內的文字是原書的註記。

156 桂氏專書，頁 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荷，曾就近寄宿於淨土宗的善導寺休養，等待病情略見改善後，再度動身。其後行至筑前遠賀郡，到底不敵舟車勞頓，被迫折返，於三月十四日回到長崎。此行來回四百公里的奔波，對於夙有腳疾的 73 歲高齡老者而言，其辛勞可見一斑。結果獨立終其一生，無緣再登宇治萬福寺與隱元等僧會面。

同年九月底，廣嘉派香川竹庵、武安喜右衛門向河野轉達第四次招聘獨立之意願。其後，在獨健、祖命、玄岱與岩國使者的伴隨下，一行人於十月十三日出發、十月二十五日抵達，同樣入宿綿貫宅邸。十二月初，岩國方面再度提出獨立的延歸申請，並央請更高層級的大膳大夫，亦即長州藩二代藩主毛利綱廣（1639-1689），同時寄去表達相同旨趣的信函。河野雖然批准所請，但是派專人專函轉告獨立，務必在過年後盡速返回長崎。結果，此次岩國出診結束於翌年 1669 年一月二十一日，二月一日晚間始返抵長崎，翌日上午八點多至奉行所報到。獨立不顧轄區主管的三申五令，一而再、再而三延誤歸期的作為，其實早已悄然醞釀著風暴。獨立與河野之間的衝突，可以從其致廣嘉函以及《唐通事會所日錄》中，窺得各自的立場與主張。

基於篇幅的考量，僅摘錄《唐通事會所日錄》的相關內容簡要說明。首先，針對未能遵照囑咐速回長崎的質問，獨立答以被異常大雪困住，並進而說明原訂正月十一日啟程，卻因七日、八日天降大雪而順延至十六日，不料大雪未停、道路受阻，又被迫延到二十一日才成行。對於這份說詞，河野駁斥其延滯不歸在先，專人專函告知年後速返的附帶條件下，批准了延歸，後續即使有正當理由，也應該善盡呈報之責，既不遵守規定，又不呈報，實在可惡至極。獨立將受到河野斥責一事，寫在由護送使者井尻傳右衛門帶回岩國的致廣嘉函中，曰：

> 及覆河野，其情狂戾，總是初得人身，盡其自大自暴。衲之一身異國，只有盡命聽天，狂且之狀不足以加我衰老孤僧，若有人心者，決不裝此狂態也。[157]

157 錄自《明朝遺臣天問獨立書牘　一》第三封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僅僅言及河野的狂妄無禮，事情的經過應該是透過使者作了口頭報告。因為根據岩國官方紀錄，廣嘉於二月十四日曾遣朝枝喜兵衛，專程攜函南下向河野作補救說明。[158]

然而，獨立與河野之間的衝突並未因而化解。三月二十九日，獨立被召至奉行所，告以久留米藩主有馬賴元（1654-1705）的家臣患病，希望他前去診治，獨立當場拒絕。對此，河野質疑其「拒絕在地需求，卻允諾外地邀約；行醫未能貧富貴賤不分，恐有失儒、佛之道」。獨立答辯說，體力尚好時，禁得起四處奔波，近二、三年來腳疾嚴重、不良於行，以致無法盡如人意，一旦拒絕出診，便招致怨恨，甚至引來看診對象有富貴貧賤之分的非議，岩國出診實在礙於盛情難卻，今後將拒絕一切邀約，終止醫業的心意已決。從此，《唐通事會所日錄》不再出現獨立相關紀錄，除了顯示其自此沉寂、停止外出之外，與河野的關係無疑已降至冰點。這從同年五月下旬託取藥使者轉呈廣嘉的信函，也可得到印證。函曰：

> 忽今主鎮河野公，雖曰儒教，不過日本自恃之一得者。若至河圖理數之源、致中一性之學，曩亦從儒門而竊嘗之，可無忝於道矣。今年七旬有四，豈能效奔奔市井之醫客，冬荷臺下降召，便有許多狂據，依約而返，又出許多妄命。即已，復其決不為醫，是致閉門抱命，以致一憤之感。更於歸途，獨健妒我筑後交期，把持要自肥前渡海，變出許多巧言佞舌，何為有道年老之僧。時其子彌左衛門云，肥前更多換馬途長，顏忸而止。想病之由作，無出此二氣而已。四月朔，又有遠國投書，河野來召，衲以力疾復之。通事復來，如不去，黃檗不能往矣。衲答云：「今日一步不能出門，更何再言黃檗。」[159]

獨立不但與擁有唐通事家族背景、四度伴隨其往赴岩國的獨健發生齟齬。河野所下的最後通牒，更讓他與黃檗這條因緣路也斷了。

158 桂氏專書，頁 65。

159 錄自《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　四》第五封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獨立行醫對象是否真有貴賤貧富之分，獨厚岩國主君？從岩國官方紀錄可以得知，四次往診居留過程中，獨立一行人不分上下確實備受禮遇。包含：往返皆有專人接送，打點途中食衣住行等一切所需；看診施藥後，經常接受茶點或佳餚款待；專人陪伴遊山玩水，或相偕以琴棋書畫詩酒花茶遣興怡情；回程均可獲禮金、布帛、美食等豐厚的餽贈。而派人至長崎取藥時，也都禮數周到，甚至慷慨捐金興建庵室。[160]此外，另有一事值得關注的是，首次應聘的 1664 年閏五月下旬，獨立曾因頸部長瘤而自橫山永興寺移居錦見別館療養。六月伏日病情好轉時，以詩文向廣嘉表達謝意，寫道：「巖國主君，時時遣問，聽夕不息，情篤乎辭，勒深千古。」[161]換言之，對人生境遇坎坷、長年不得志的獨立而言，來自岩國的種種禮遇不只有物質，在精神層面上，更是深切感受到尊重、關懷以及對其能力的肯定。所謂「盛情難卻」，指的或許就是這份勒深千古的情誼。

影響獨立晚年至深的河野權右衛門，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實有必要進一步考證。長年致力於近世日本荷蘭貿易史、長崎奉行等相關領域，已累積不少學術成果的鈴木康子，對於河野有深入的研究。[162]以下扼要介紹河野之生平事跡與人格特質。鈴木氏於其專書《長崎奉行：等身大の官僚群像》中，形容河野是一「仏と閻魔の顔を持つ男（兼具佛祖與閻魔面向的男人）」。再據《幕府時代の長崎》人物篇「河野權右衛門」

160 桂氏專書，頁 39-66。

161 本文獻以〈獨立詩書「有焦記」〉為題，現藏於吉川史料館，史料編號 440。詩文開頭第一句為「有焦氣抑」，而「記」、「氣」日文發音均作「き」，因此題名之「記」字應為「氣」字之誤植。自夏至後第三庚日起，每十日為一伏，有三伏，共三十日，稱為「伏日」，是一年中最熱的時期。

162 鈴木康子相關研究，包括專書：《長崎奉行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長崎奉行：等身大の官僚群像》（東京：筑摩書房，2012）；期刊論文：〈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の「言行録」〉，《花園史学》（花園大學史學會編輯出版）30 期（2009 年 11 月，京都），頁 40-62；〈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と寛文期の長崎〉，《花園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花園大學文學部編輯出版）42 期（2010 年 3 月，京都），頁 20-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項下之記載：

> 諱通定，擔任第二十二任長崎奉行約七年，拮据經營而頗有政績。為人謹嚴方正，以儉素自率。專心於排除積習弊陋、助長善良風氣。當時長崎之社會秩序未盡完善，國際貿易興盛，而市民多流於奢侈、疏於節義，本地、外國人混居雜處，風俗紊亂。權右衛門上任後，促使上下肅然，因此時人尊稱其為「河野先生」。[163]

綜觀幕府設置長崎奉行的 260 餘年間，先後共有 121 位奉行任職，其中，深受庶民尊崇愛戴而主動為其留下紀錄的只有兩位。一位是大森時長（1690-1761，任期 1732-1734）的飢饉對策紀錄，另一位便是河野的「言行錄」。前者僅記述飢饉對策，並未言及大森之為人處事或相關事跡。後者則羅列河野基於清廉公正、勤儉自律的原則，所訂定的規範與政策。「言行錄」經後人抄錄，至今仍流傳多種版本，目的都在於希望將這位「万人超出せる賢士（超乎萬眾的賢士）」的風範記錄下來，以為後人明鑑。而這份被後人傳誦的河野先生言行錄的內容，參閱鈴木氏整理分類結果，可以歸納成六大項：一、嚴格規範市民，端正社會風氣；二、秉持恩威並施原則，親自處理訴訟、裁決案件；三、排拒外來文化，嚴禁外國人送禮、攀附權勢；四、積極獎勵讚揚忠孝事跡；五、樸素勤儉自持，禁止下屬濫用權勢；六、個人生活作息嚴謹而規律。[164]

長崎奉行身為德川幕府唯一對外門戶的官吏，掌控著龐大的貿易利益，卻能夠深得民眾敬畏推崇，除了以身作則，其威信的樹立與堅持之重要可見一斑。相對於此，獨立四次赴岩國出診，延誤歸期的不良紀錄多達三次，甚至還有請出高層施壓之嫌，其間責任是否該由獨立概括承受，當然有待商榷，只是結果在在都挑戰了河野的公信、公權力，無怪

163 〔日〕荒木周道原著，福田忠昭增補訂正，長崎市役所編，《幕府時代の長崎》（京都：臨川書店，1973），頁 254-255。

164 歸納自前引鈴木康子論文：〈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の「言行録」〉，《花園史学》30 期，頁 40-62；〈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と寛文期の長崎〉，《花園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42 期，頁 20-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乎獨立僅能見識其「閻魔」的那一面。

獨立雖然宣稱終止醫業，與岩國之間依舊密切聯繫，維持每年二至三次的藥劑提供與健康諮詢。1671（寬文十一）年三月起，也為一向與其關係良好、臥病於崇福寺的即非如一悉心診治，但同年五月二十日，即非仍病重不治。獨立曾作〈奉輓聖壽即老和尚有引〉七絕八首、〈舍利塔〉以及〈聖壽和尚闍維得設利詳略〉，表達悼念之意。[165]

河野於 1671 年九月卸任，獨立被迫沉潛了近三年之後，重燃希望，在 1672 年早春託豐田玄東[166]上呈廣嘉的信中，表示已委託木菴間接向新任奉行牛込忠左衛門（勝登，1621-1688，任期 1671-1681）打探，核准其赴萬福寺覲見隱元、趁便先至岩國的可能性。根據獨立於同年四月底致廣嘉函，得知牛込奉行業已批准所請，不過正當積極為遠行作準備時，長孫戴善代父渡海尋親，捎來家人訊息，獨立悲喜之情躍然字裡行間：

> 三月廿六日忽有唐船至，家中持着小孫來省。廿年方外之老祖孫相見，悲歡色色。去冬老妻身逝，數年潦旱薖屯。言之雖曰無着，然而親親一念，惟作痛忍消之。是爾，不得不俟還唐而卜就造，以慰數年夢寐之思耳。自憶，東來廿載，海防遷徙無人者，一十四年。鄉書莫寄，而生死流離者，各居一方。從是一面，七十七歲之孤貧方外，永不得見矣。孫之所以其來，哀哀殊切者，自何心哉。[167]

這封信送達岩國之前，取藥使者已在南下長崎途中，因此，獨立於五月上旬又回覆了約定：「仲秋望後，束裝嚴行徒御，先謁慈容，方拜本師老人杖下」的信，[168]連同三十五劑藥，於五月十六日送抵廣嘉處。[169]

獨立在享受天倫之樂的同時，執筆寫下《有譙別緒自剡分宗》，以記其家族源流。至於長孫戴善離開長崎、返回中國的確切時日，則尚待

165 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即非全集》，卷 4，頁 1395-1396。

166 佐伯於 1671 年十月一日獲賜改姓豐田。據桂氏專書，頁 50。

167 文見《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　四》第三封函。

168 文見《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　三》第三封函。

169 桂芳樹，〈長崎に渡来した独立禅師の岩国における資料　下〉，《長崎談叢》，第 46 輯，頁 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考證。其後，相當於農曆七月的首秋時分，獨立詩文寄答以誌與安東省菴 19 年相交相知之情。[170]而超過仲秋望後約定時期的八月二十五日，使者兒玉九郎右衛門自長崎獨立處取回藥劑，但是並未如慣例附有致廣嘉函。因此桂芳樹研判，該時期獨立恐怕已經臥病在床。[171]這也意味著，其人生階段中的「行醫時期」，就此畫下句點。

（五）千秋一堆土，月照冷乾坤

「壬子孟冬」，亦即 1672 年十月，獨立寫下〈病中五首〉，曰：

二十一年天地空，七十七歲老命窮。
誰曰不生不死可，以挽天地之大雄。

雞皮老翁一百七，白髮頭陀七十七。
二百四十七年中，[172]顛倒春風共狼藉。

曾聞老翁有子復有孫，如今出家老空門。
大開雙眼笑乾坤，一任滄江變海市。

把火燒身痛不知，和身脫却冷相思。
本來只合消殘夢，去任前頭沒一詞。

白白償他去，清清斷了魂。
千秋一堆土，月照冷乾坤。[173]

根據高玄岱之〈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所記，十一月五日獨立病情惡化，請來千呆性佼交代後事。十一月六日，顫筆寫下〈遺偈〉，曰：「鑿鑿塵塵傍海村，不忘殘夢繞空軒。咄！任他凍折梅花影，接卻江南白玉

170 〈獨立寄安東省菴書〉，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365；收入拙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頁 142。

171 桂氏專書，頁 72。

172 明朝立國年數為 247 年。

173 〈病中五首〉，現藏於京都萬福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魂。壬子仲冬六日。臨命手筆。禿頂漢老獨立。」[174]即於聖壽山崇福寺廣善庵圓寂，享年 77 歲。千呆性佼作〈為立公大德掩龕〉，[175]並遵照遺囑，由弟子慧明將遺骨護送至萬福寺，納骨於萬松岡「明獨立易公之塔」。隱元作〈輓獨立徒〉以表悼念，曰：

獨立徒寄居崎陽，日常注想檗山不已，奈老足所欺，不能如願。
近聞歸寂，令人不勝嗟嘆，乃述伽陀二章以挽之。
世諦漚花一掃休，乘桴浮海恣優游。
投師脫白離塵網，入道參玄邁眾流。
歲月暗遷真可惜，死生數定豈能留。
幸逢啟發開心眼，舉足便登古岸頭。
老得平常一味休，無思無慮更何求。
棄儒入釋能追本，撒手歸家得自由。
大道頓空諸色相，當仁不讓是良謀。
蓮臺九品須親證，果熟香飄億萬州。[176]

其他尚有木菴性瑤[177]、獨吼性獅[178]、南源（良衍）性派[179]、悅山道宗[180]、月潭道澄[181]等同門輓詩憑弔。而與獨立堪稱忘年之交、夙有諸多詩文唱

174 〈遺偈〉，現藏於京都萬福寺。

175 吉永氏抄本《示寄獨立公法語等集》、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渡邊文庫「ヘ 11-127」所藏古賀十二郎抄本《獨立》均有收錄。吉永註記原文出自《聖壽千呆語錄》，卷 4，「秉炬」，頁 22。

176 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卷 10，頁 4964。

177〔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木菴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92），卷 7，頁 3362、3493-3494。

178 收入吉永氏抄本《示寄獨立公法語等集》。吉永註記原詩出自獨吼性獅《五雲集》，卷 1，頁 26。

179 南源性派著，道曜編，《芝林集》（京都：村上勘兵衛，貞享三年〔1686〕；國立國會圖書館鶚軒文庫），卷 4，頁 10a。

180 收入吉永氏抄本《示寄獨立公法語等集》。吉永註記原詩出自悅山道宗《谷雲集》，卷 2，頁 12。

181 收入吉永氏抄本《示寄獨立公法語等集》。吉永註記原詩出自月潭道澄《禪悅集》，卷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的南源，基於「公之生緣出處，予頗諳其詳，故述文告之，以為死生一別」，同時撰寫了祭文，云：

> 嗚呼！公乃晉戴[182]安道先生之後裔也，世居會稽之山陰，繼遷杭郡之仁和。生而超卓，性復穎敏，刻志古人，博極群籍，天文性理之學，曆數醫卜之秘，靡不究其精微。既登郡黌，徧涉江湖，三吳軒冕之士，咸知有曼公之名。此公擅才華之富，負行誼之高，故人之所以樂從也。
>
> 迨乎虜變中原，明鼎革遷，痛君父之仇莫報，嗟塵海之波日翻。狼烟四起，風鶴夜驚，乃易姓名，乘桴東出。適我黃檗老人，應化是邦法緣，際會千載一時，而公徑裂青衿，皈心座下。此公壯志不移，知儒入佛之美也。繼隨老人象駕上洛，為掌記室，[183]星霜六易，尋復南還，閉關幻寄。迄老人開山，太和物象一新，而公屢興省覲之懷，一皆不果。今春，尚致簡云：「鯨川脩阻，老步雖艱，未敢一日忘於師恩也。」此又見公向風注念之勤也。然是年公之德臘，已登七十有七矣。予竊意公之是來，必作歸休之計。逗[184]至臘月朔日，接逆旅主人書，知公已於十一月六日棄世矣。[185]

強調獨立才華橫溢、涉獵廣博，於天文性理、曆數醫卜等數術方技，均能究測精微。高玄岱於獨立逝世 46 年後完成的〈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則推崇其師的詩文「清新自然，洗盡糟粕，不襲人語」；書法「正鋒逼古，神氣含光」；行醫則「術同道廣，治不視方，活潑施藥，闔國稱神」。

182 載，應作「戴」字。

183 記室，意同「書記」。

184 逗，應作「迨」字。

185 南源性派，《芝林集》，卷 24，頁 7a-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夾縫中的思想轉化

審視獨立的人生境遇至此，其人格特質已經相當鮮明。

自幼學儒、勤練書法，25、6 歲連續遭逢喪父和火災磨難，捨儒、務農不成而學醫、廣涉數術，這是獨立為求生計的人生首次抉擇。青壯中年時期即靠著行醫餬口，同時也參與詩社等藝文活動，是「命、相、醫、卜、文章、詩學、書法、仙道，俱有實授」的醫、儒、道並行的階段。58 歲時為逃避亂世而航赴日本，因擅長醫術而獲准居留，這是獨立人生的第二次抉擇。一年後為確保年老體衰後的生計，決定捨儒、棄醫，以歸釋為其人生的第三次抉擇。不料情況並不如意，在大阪苦於同門的排擠，到江戶另謀出路不成，不得不黯然南下長崎，隨後並決定閉關，窘蹙度日以遠離紛擾。出關後再次遭遇祝融之災，只得面對人生第四次抉擇，棄釋行醫以立生計。結果，醫名揚世，包含數術方技等能力，尤其受到岩國領主的肯定，物質及精神生活均因而大獲改善。是執醫為主，兼行道、儒，偶爾參與佛事的階段。但是也因為幾度滯留岩國行醫不歸，違反規定而觸怒長崎奉行，憤而作出中止醫業的人生第五次抉擇。煎製藥材，賦詩為文，沉寂度日。其後長孫飄洋來訪，享受短暫親情、聊解長年鄉愁。但是無意返回中國故里，直到過世前，仍計畫再訪岩國，準備上黃檗山送老，然而人生的最後抉擇終究未能如願以償。

如此一步步蹟蹈戴笠－獨立性易 77 年的人生軌跡，不難感受其面臨夢想與現實的衝突時，一再流轉於儒、釋、道、醫之間。青少年時期學經習儒、鑽研書論筆法，以怡德養性；其後為謀營生而專攻醫業、涉獵道術，乃至將佛釋也納入其人生規劃之選項。境轉、念轉、心轉，基本上多以維持生計為首要考量。即使如此，儒、釋、道、醫悉皆修習，廣博涉獵的結果，倒也促使其留下浩繁的詩文、書法、篆刻等作品。

無論在待人接物、為學態度、治病施藥乃至宗教信仰，獨立似乎頗能權衡局勢、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不拘泥在既有的框架中，但求於夾縫中生存，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者。這與寧死不屈、始終堅持個人理念，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甚至幾近性格潔癖的朱舜水之人格特質截然不同，立身行世之價值取向迥異，似乎正是二人日後漸行漸遠、終至形同陌路的癥結所在。而二人在儒釋的抉擇分歧，其實也反映了明末清初文人雅士大規模出家，亦即所謂「逃禪」特異現象之一端。

滿漢改朝換代對明遺民而言，是黃宗羲（1610-1695）口中的天崩地解，是政治經濟翻盤、社會倫常等各種價值體系驟變扭曲的失序時代。不甘仿傚多數普羅大眾成為順民的孤臣孽子中，有如張煌言（1620-1664）、史可法（1601-1645）擁立共主，力圖挽狂瀾於既倒；有如朱舜水海外乞師，蹲踞待起以至亡命天涯，最後宏揚「前期水戶學」於東瀛；有如王鐸（1592-1652）醉生夢死，寄情書藝；亦有如覺浪道盛（1592-1659）、方以智（1611-1671）遁入空門，期以學術救國者。廖肇亨於〈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價值系統的衝突與融合〉一文中指出：「在明遺民種種人生抉擇當中，一個極明顯、也極不易為後人理解的現象，便是士人大規模出家此一文化現象，例稱遺民逃禪」；而出家「同時具有隱遁與抗議政治現實的雙重含意，於是成為明清之際的士人面對政治非常變局時的習慣反應之一」。[186]隨著動機、行世修為之不同，「逃禪遺民」這個統稱其實衍生出相當多樣的型態，而檢視的向度不同，加諸其身的評價與定位自然也呈現異趣。

在如此的時空背景下，獨立先是逃避至日本，隨後又逃禪入黃檗宗。黃檗宗所形成的黃檗文化，在德川社會是相當受重視的。這與當時實施「寺社請領制度」以及嚴禁洋教息息相關。17 世紀初期，中國商人前往長崎從事經貿活動，絡繹於途，為了證明自身並非西洋教徒，紛紛依據

186 廖肇亨，〈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價值系統的衝突與融合〉，收入香港浸會大學編，《人文中國學報》第 13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409-455。「逃禪遺民」相關研究另可參閱：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謝仁真，〈試論明末清初遺民儒學中的倫理掙扎〉，「儒家倫理學之反思」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新竹：華梵大學，2006）。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出身地緣關係興建「唐寺」，以表歸屬，諸如興福寺（三江，1624 年）、福濟寺（漳、泉州，1628 年）、崇福寺（福州，1629 年）等。這些唐寺具備庇佑航海安全、仲裁貿易糾紛、祭祀、喪儀法要、語言溝通、資訊交流以及敦親睦鄰等多重功能，也是日本人接觸明清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尤其在隱元赴日開堂弘法之後，追隨的黃檗禪僧多能兼備琴、棋、詩、畫、書、篆刻等藝文修養，有所謂「黃檗三筆」讚譽隱元、木菴、即非的書跡，或者「六長所」稱頌隱元的德、木菴的道、即非的禪、南源的詩、悅山的書、逸然的畫。黃檗僧成為嚮往中華文化的文人、武士爭相學習的對象，進而使得相關寺院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據點。[187]獨立的詩軸墨寶也隨之水漲船高，成為藏家收集的對象。賣字取財的謠言，自是由此傳開。

獨立的定位應該如何評斷？從《書論》的〈自跋〉：「於時復有小人，承歡眾意，從中極口詆予醫學，余笑曰：我儒也。偶避羶穢，放觀釋憤，以至日本偶成寓跡，以至披衣求出世也」，可以看出他給自己的定位是一介儒士；「且予之[188]醫學，親得隔垣見臆之傳。……醫書藏本插架，從此道究心三十餘載，豈一方、一藥、一醫學，入門為工而已耶」，對於自己在醫術上的鑽研也深具信心；而基於「以出世心求出世行，何物自秘而不可公諸世耶」之理念，撰寫《書論》，「自一紀聖賢始作之因，并予所聞所見，出之師承者，為公同好云」，顯示其在書道上的自我評價甚高。因此，儒士、醫者、書家是獨立對自己的定位。

而從《東矣吟》、《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等詩集，《獨立禪師寶帖》、《書論》、〈臨池述意〉等書道相關著作來看，獨立應不愧詩人、書家稱號。再者，就長崎奉行稻生正倫病重，奉行所曾連下三道緊急召回令；除岩國吉川領主以外，佐賀藩主、小倉藩主、長州藩主、久留米藩主等尊貴人士都爭相要求往診的事實研判，躋身名醫之列當屬

187〔日〕錦織亮介，《黃檗禪林の絵画》（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6），頁 290-291。
188 「之」字，點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疑。因此，詩人、書家、名醫是筆者對獨立學藝、醫術的肯定。至於儒學造詣，則誠如小宅生順的見解，似乎遠遠不及朱舜水。不過為避免流於筆者自說自話，有待獨立詩文全面公開後，再進行相關論述。

代結語：一腳踏破虛空，乃得遺形天地

本論文藉由中日兩地典籍文獻，以及戴笠－獨立性易留在日本的史料，考察其生平，同時解析《有譙別緒自剡分宗》三種抄本的相關問題。進而釐清出現於中日文獻、先行研究中的戴笠同名異人問題，依據考究「杭州戴笠曼公」與「吳江戴笠耘野」之事蹟被混為一談的經緯，證明兩戴笠都曾經是「驚隱詩社」成員。最後得到的結論是：朱彝尊《明詩綜》、《靜志居詩話》中的「更字耘野，又字曼公」之誤記，是引發一連串張冠李戴問題的導火線。而爾後參考朱彝尊文章的相關論述，則皆因未能詳加考證，造成以訛傳訛的結果。

本文論述戴笠－獨立性易的方法，除了檢討相關先行研究的內涵、論點，以及普遍存在的史料解讀訛誤問題之外，隨著戴笠－獨立性易在日本的足跡，筆者跑遍長崎、福岡、小倉、岩國、大阪、京都、東京、埼玉等地，蒐得其散存於各地的諸多詩稿翰墨，歷時約四年之久。在起稿、釋文解讀之後，嘗試透過這些詩文的內容，瞭解從戴笠到獨立性易，其間轉換人生跑道的動機與歷程，希望能鮮明呈現東渡日本後的生活實態，進而具體勾勒出人物圖像。

筆者追循其生涯軌跡，主要根據戴笠在中國時的「鄉里營生時期」（1596-1653）、初至日本後的尋求出路時期（1653-1654），皈依成獨立性易後的「侍僧時期」（1654-1658）、「閉關時期」（1659-1662）、「行醫時期」（1663-1672）等各階段的作品進行析論。從早稻田大學所藏《獨立禪師寶帖》和國立公文書館所藏《東矣吟》中的〈自紀〉，探討戴笠飄洋渡日的動機及心境；從與小宅生順的筆談內容，檢視其赴日經過和出家因素。從萬福寺文華殿所藏吉永氏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分析其向妙心寺竺印祖門投訴的內容，瞭解無上性尊、獨知性機、惟照道用、惟徹道徵等同門施予的不當待遇之具體事由，評斷前因後果與背後蘊含的意義。另外就「江西五雲子」居間運作，試圖促成其居留江戶一事的來龍去脈，詳加檢視。結果得以根據史料，釐清事實真相。諸如受松平信綱賞識，曾客住平林寺等相關論述的多項訛誤，經逐一舉證辨析後，提出修正的見解。

接著從獨立致朱舜水函，瞭解其南下長崎閉關前後的生活景況。從桂芳樹的研究成果以及吉川史料館所藏《明朝遺臣天間獨立書牘》，考察岩國招聘始末與其間的經歷。藉由《唐通事會所日錄》的載記、鈴木康子的研究成果，檢視長崎奉行河野權右衛門的人物像，並闡述河野與獨立的衝突所在。最後，揭示南源性派的祭文、高玄岱的〈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綜述獨立摯友、愛徒對其一生的總評。

獨立近六年的行醫生涯，除了四次往返岩國外，幾乎走遍了日本九州北部，換算成直線距離，共移動了五千多公里。如果加上 1655 年至 1658 年隨隱元僧眾遠赴江戶之行程，行腳距離居然長達 8,000 公里。6、70 歲高齡又有腳疾的老者，在 350 年前的交通狀況下，如此過人的行動力與毅力，著實令人欽佩讚嘆！

獨立一生困頓、顛沛流離，迫於情勢，在儒、釋、道、醫之間游走，作了一次又一次的轉折。其思維對於涇渭分明、習慣以各種界線畫分自我他者的人而言，恐怕難以理解，並且多數傾向給予負面評價。不過所謂境轉、心轉、念轉，是試圖突破瓶頸、在逆境中尋求新天地的努力，也總是隱含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期待。誠如其《東矣吟》之序文所表達的，身處異國，有口如瘖，有耳如聾，縱有滿腹學識、理想、悲悵、憤懣、思念，亦無可向人言，無可索人解聊。在這種處境之下，以詩寄情、以文會友，自然是最佳出口。

獨立因而留下許多書簡、詩軸墨寶與金石篆刻。然而，除了京都國立博物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柳川古文書館有展示若干收藏品；岩國徵古館、平林寺出版之圖錄，以及《近世禪林墨蹟》、《書道全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書法專書略有介紹以外，絕大多數的作品尚未能公諸於世。筆者全力蒐集相關文獻史料，業已完成解讀，即將付梓，以饗同好。期待全面披露之後，能促進學界對於獨立學藝精義的探究，讓中日文化交流的史例更添一章。

*本文為執行 99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日文化的傳播與影響：以明清、德川初期的獨立禪師為考察對象」（NSC99-2410-H-002-190-MY3）之部分研究成果。二位審稿人惠賜修改意見，謹此致謝。承蒙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九州大學、岩國徵古館、吉川史料館、萬福寺黃檗文化研究所、京都國立博物館、早稻田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國立公文書館、國立國會圖書館、靜嘉堂文庫、金鳳山平林寺、水戶彰考館等機構，提供典藏的原始史料，以及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諸多協助，本文方得以順利完成。謹此深致謝忱！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歐陽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戴笠－獨立性易（1596-1672）簡要年譜

說明：表中所示月日為農曆，與正文同。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1596 1 歲	二月十九日，戴笠生於浙江仁和。本名觀胤，字子辰。 父戴朝卿（1566-1620，號敬橋），母陳氏。	
1600 5 歲		十月十二日，朱之瑜生於浙江餘姚。字楚嶼、魯嶼，號舜水。
1610 15 歲		十二月三十日，竺印祖門生於山口縣長門。
1611 16 歲	開始接觸書道	
1614 19 歲		•八月十二日，戴笠生於江蘇吳江，本名鼎立，字則之、耘野。 •月舟宗林，生於山口縣岩國，9 歲皈依曹洞宗，為岩國藩醫朝枝喜兵衛之兄。
1616 21 歲		五月十四日，即非如一生於福建福清。
1620 25 歲	三月，父親戴朝卿去世。	隱元隆琦於福建福清黃檗山剃度出家。
1621 26 歲	三月，遭逢杭州大火，此後捨棄誦讀，放遊西湖，另謀生計。無意仕途，志在閒適務農，因而更名笠，字曼公，別號荷鉏。	七月六日，吉川廣嘉生於長州荻。父吉川廣正，為岩國第二代領主。母竹姬，是長州藩藩祖毛利輝元之女。
1622 27 歲		一月十八日，安東省菴生於福岡柳川。
1625 30 歲	首次應友要求賦詩，曰「我來溪頭坐，溪月留我宿」，此後藻思泉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1631 36 歲		•八月二十三日，南源（初名良演、良衍）性派生於福建福清。 •無上性尊生於福建福清，年月不詳。
1641 46 歲	因病中止持續了三十年的書道。	逸然性融渡日，赴長崎從事藥種買賣。
1644 49 歲	離鄉至語溪（今浙江桐鄉）行醫維生。	•清兵入關，明思宗於北京煤山自縊身亡。 •清聖祖即位，年號順治，定都北京。
1645 50 歲		逸然性融繼默子如定之後，成為長崎興福寺第三代住持。
1647 52 歲		無上性尊隨隱元隆琦出家。
1649 54 歲		二月十五日，高玄岱生於長崎。父親高一覽（大誦），日本名深見久兵衛。
1651 56 歲		九月，龍溪宗潛（性潛）首度擔任妙心寺住持。
1653 58 歲	•三月桴海渡日，寄寓長崎潁川入德宅。自比如大川浮萍，故別號萍。 •秋天結識同樣入住潁川宅的朱舜水。	十二月，朱舜水前往安南。
1654 59 歲	•二月，結識安東省菴。 •十二月八日，於興福寺薙髮，皈依隱元隆琦門下。法諱性易、道號獨立，別號天外一閒人、天外老人。	•五月十日，隱元隆琦上堂告別，啟程準備赴日。 •七月五日，隱元師徒抵達長崎，翌日入住興福寺。 •十月十五日～翌年正月十五日，隱元首度舉行冬安居結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1655 60 歲	•二月十九日，六十歲生日，獲隱元賀詩〈示獨立禪人六旬初度〉。 •十一月長至日，與前來普門寺參謁的畫師狩野安信意氣相投，喜而為其「富士山圖」賦詩，曰〈題安信高士畫師二十二絕句〉。	•龍溪性潛與湛月紹円、禿翁妙宏、竺印祖門等妙心寺僧積極擁立隱元入大阪慈雲山普門寺擔任住持。 •八月九日，隱元師徒及隨行通譯彭城仁左衛門（劉宣義、道銓）自長崎東明山興福寺出發，九月六日抵達普門寺。 •唐通事潁川官兵衛（陳九官）出家，釋名獨健性乾。
1656 61 歲	•二月底，輯成詩集《東矣吟》。 •九月六日，逸然性融遣門徒明心隨侍獨立。	•四月，無上性尊受命催促隱元返回中國，與惟仁渡日，入住長崎分紫山福濟寺。 •九月，無上性尊至普門寺會見隱元，並留下來成為侍者。
1657 62 歲	中秋，與南源性派合刊詩集《一峰雙詠附西湖感懷草》。	•二月，即非如一率弟子渡日，入住長崎聖壽山崇福寺。 •二月，朱舜水於安南遭遇災難，作《安南供役紀事》。
1658 63 歲	•以草體抄錄《千字文》，並附寫於九月一日之自我簡介、說明居留日本經緯的詩文，九十年後（1748）被以《獨立禪師寶帖》付梓。 •十一月十六日為五雲子看診，二十一日得知五雲子已代為申請居留江戶，二十五日得知已獲松平信綱同意，二十六日居留之事受阻，二十八日隨隱元離開江戶。 •十二月十四日返抵普門寺，十六日告假準備南下長崎，十九日晚課後向隱元辭行時，為私下運作居留江戶之事發生爭執、不歡而散，二十日離開普門寺，由龍溪性潛派虎斑	•七月，隱元獲邀前往江戶謁見德川家綱。 •九月六日，隱元一行人自普門寺出發。十八日抵達江戶，寄宿湯島天澤寺麟祥院。寺社奉行井上正利、老中松平信綱擔任特使協助。 •十月，安東省菴得潁川入德介紹，致函朱舜水。舜水自長崎海上返回廈門，準備應鄭成功之招從軍北伐。 •十一月一日，龍溪性潛、禿翁妙宏、良寂道明等人伴隨隱元謁見幕府將軍德川家綱。 •十一月七日，即非如一於崇福寺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護送至勝性印之心月軒。	堂。
1659 64 歲	•二月，返抵長崎，閉居興福寺幻寄山房。 •十一月，作〈富士山聯句有引〉。 •十二月八日，皈依滿五年之際，決定在幻寄山房閉關千日，獲隱元題贈「梅花關主」四字。	•五月，老中酒井忠勝來函轉達德川家綱欲請隱元創設新山，以挽留其長住日本之意。 •九月，南源性派因病自普門寺南下長崎，準備返回中國，後受木菴性瑫慰留。 •十一月，隱元選定山城國宇治大和田為新寺地。 •十二月，朱舜水第七次航渡長崎，並決意定居日本。
1660 65 歲	•四月十三日，撰〈孟夏十有三日，喜晤省菴道社先生〉。五月，贈安東省菴〈寄懷〉詩扇。 •夏秋，與朱舜水睽違八年再聚，為其《安南供役紀事》作跋。 •九月，撰寫《書論》之〈斯文大本〉、〈六義原本〉、〈書法原本〉等篇章。	•春，大眉性善寄寓興福寺養病至翌年夏季。 •安東省菴造訪，作〈遊長崎幻寄山房〉詩。 •五月十六日，無上性尊於普門寺示寂，世壽 30，遺著《竹巖集》。 •夏，南源性派病癒，返回普門寺。 •秋冬，安東省菴赴長崎與朱舜水會面。
1661 66 歲	•收高玄岱為入門弟子。 •四月十五日，完成《書論》之〈自敘〉,〈再跋〉部分未註記撰作年月。 •五月九日撰〈千載一會〉，記與朱舜水、安東省菴往來事跡。 •伏暑，完成《書論》之〈自跋〉。	•五月八日，隱元獲幕府贈京都宇治地，以開創新黃檗萬福寺。 •閏八月二十九日，隱元晉山京都黃檗山萬福寺。
1662 67 歲	•五月，作〈一言獨對〉詩十二首，回應竺印祖門之來訪，之後連續去函，抒發對長崎奉行黑川與兵衛、唐通事彭城仁左衛門、龍溪性潛等人之諸多不滿。	•高泉性激接獲獨立報告出關之函後，覆信致意。 •即非如一作〈贈獨立禪德出關小叅〉致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八月初，作〈橫秋風雨三十韻有引〉五律詩贈南源性派。 •八月中旬出關。	
1663 68 歲	•致函竺印祖門，揭露逸然性融一月十日拆其關房，改成密室，從事酒色不法勾當等佛門醜聞。 •一月十五日，造訪長崎奉行所，報告平安出關。 •三月八日，長崎大火，興福寺焚毀，先躲至弟子玄岱家中，後退居海上船中避難，作〈癸卯焚餘草〉詩抒懷。此後居無定所，決定行醫以維生計。	•長崎奉行所燒毀，奉行島田忠政移居佐賀藩設於長崎的庫房。 •安東省菴至長崎慰問災後棲身海雲山皓臺寺、受住持月舟宗林照應的朱舜水。
1664 69 歲	•四月十三日～八月九日，首度居留岩國，為吉川廣正父子診治。 •閏五月，頸部長瘤，暫時移居錦見別館療養。病癒後，賦詩感謝廣嘉關懷。 •六月十三日，與廣嘉聊及西湖風光，進而緊急向長崎何遠侯借閱《西湖志》，此事促成錦帶橋的興建。 •八月十七日，返抵長崎，之後與小宅生順見面。	•二、三月間，岩國領主吉川廣正、廣嘉父子透過月舟宗林的引介，決定招聘獨立至岩國出診。 •五月二十九日，月舟宗林先行返回長崎。 •閏五月，水戶藩臣小宅生順奉德川光圀之命，至長崎尋訪碩儒。曾與朱舜水等數十名外國人士接觸。 •九月四日，隱元讓席木菴性瑫，退居松隱堂。 •九月五日，即非如一離開萬福寺準備返回中國，途經小倉，受藩主小笠原忠真懇切挽留。 •十一月十七日，小宅生順輯錄與朱舜水、陳三官、陸方壺、獨立之筆談內容成《西遊手錄》一冊。
1665 70 歲	•三月中旬，與獨健性乾、化林性侒等人協助即非如一於小倉廣壽山福聚寺晉山結夏。獨健性乾任侍譯	•一月，龍溪性潛正式成為隱元之嗣法弟子。 •二月十九日，即非如一贈〈獨立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職，獨立任記室，並獲藩主小笠原忠真贈「白雲室」。 •八月中，第二度獲吉川廣正父子招聘至岩國行醫。 •九月，作〈青芝記〉、〈瑞芝記〉。 •九月二十四日，自岩國前往福聚寺與即非如一晤面，回程途經防府，為毛利主膳看診。 •十月十二日，返抵岩國。 •十一月十二日，作〈釋中〉。 •十一月二十六日～十二月二日，作〈重巖雪興三十韻有引〉七律三十首。	德七十併序〉賀偈。 •二月二十八日，吉川廣嘉正式繼承家督。 •四月八日即非如一開堂，四月十六日～七月十五日夏安居結制。 •六月，朱舜水應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招聘，順道至柳川後，東上江戶、水戶。 •十一月一日，吉川廣嘉向長崎奉行所申請延長獨立之岩國居留。在此同時，奉行稻生正倫病重，所方催促獨立盡速返崎。
1666 71 歲	•一月一日，作〈丙午元日〉、〈隨緣四威儀〉七言律詩。 •一月五日，接受新年款待，向吉川廣嘉拜年。 •二月初，作〈開門崇正說〉、〈御館御門所替之件〉。 •二月八日，啟程返回長崎。 •二月十一日，途經長門，為毛利主膳看診。 •二月十七日，返抵長崎。 •五月，臥病在床，於崇福寺療養。 •截至年底，與岩國吉川家保持密切聯繫。	•一月二十八日，稻生正倫病危，奉行所遣使攜函急赴岩國催促獨立速歸。 •二月初，奉行所再度派快使催獨立速歸。 •二月十五日，奉行所第三度派快使催獨立速歸。 •二月十七日，稻生正倫病逝。 •五月五日，吉川廣正病逝。 •六月，新任長崎奉行松平隆見抵達長崎。 •七月四日，高一覽（玄岱父）去世，享年 64 歲。 •七月，新任長崎奉行河野權右衛門抵達長崎。 •九月，吉川廣嘉贈獨立黃金 50 兩以造庵室，後建「就老菴」。
1667 72 歲	•一月二十八日，在獨健性乾等陪同下往赴岩國，行前奉行囑咐不得延	•一月中旬，吉川廣嘉遣使者至奉行所，轉達招聘獨立之意願。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1667 72 歲	誤歸期。 •二月七日，抵達岩國，寄宿綿貫權右衛門宅。 •二月，參與岩國城門勘測及吉川廣正夫婦塔葬相關事宜。 •六月九日，前往肥前，為佐賀藩主母親看診。 •八月二日，返抵長崎，被召至奉行所報到，得知小倉藩主小笠原忠真要求往診。翌日啟程。	•閏二月一日，岩國故領主吉川廣正夫婦納骨儀式。 •五月三日，岩國遣使向奉行所提出獨立歸期延後之申請。 •五月二十八日，佐賀藩主鍋島光茂為醫治母親，向奉行所提出聘獨立往診之要求。 •十月十八日，小笠原忠真病逝，葬於廣壽山南。
1668 73 歲	•一月十二日，向奉行所申請赴萬福寺探望木菴性瑫獲准。因病延至二月二十六日出發，途經久留米痼疾復發，就近於善導寺休養。病情略好轉後再度啟程。終究不勝舟車勞頓，被迫於三月十四日折返長崎。 •八月，至柳川造訪安東省菴。 •十月十三日，在獨健性乾、祖命、高玄岱與岩國使者陪同下啟程，二十五日抵達岩國綿貫權右衛門宅。	•七月十四日，逸然性融示寂，世壽 68 歲。 •七月即非如一讓席法雲明洞，離開福聚寺，退居長崎崇福寺。 •九月二十七日，吉川廣嘉遣使向奉行所表達招聘獨立之意願。 •十二月七日，長州藩二代藩主毛利綱廣向奉行所申請延聘獨立至年後。所方核准，但專人專函要求獨立年後迅速返崎。
1669 74 歲	•原定年後盡速返崎，因大雪再三延誤歸期。先延至一月十一日，又延至十六日，最後於二十一日成行。 •二月一日返抵長崎，翌日至奉行所報到，說明歸期延誤原由，遭到河野奉行斥責。決意終止醫業。 •三月二十九日，奉行所轉達久留米藩主有馬賴元之往診要求。以終止醫業為由，拒絕出診。	•一月十四日，獨健性乾之子潁川彌左衛門自長崎抵達岩國。 •二月十四日，岩國使者帶回河野奉行極度不滿獨立屢次延滯不歸的訊息。吉川廣嘉因而遣朝枝喜兵衛攜函赴長崎說明原委。 •五月岩國使者至長崎取藥，六月四日帶回獨立函及藥劑等。 •八月岩國使者至長崎取藥。 •十一月底岩國使者赴長崎取藥。
1670 75 歲	•三月三日，作〈黃檗木和尚六十壽章〉為木菴性瑫祝壽。	•八月二十三日，龍溪性潛示寂，世壽 69 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四月十四日，託月舟宗林、潁川彌左衛門轉呈書函給吉川廣嘉。	•九月岩國使者赴長崎取藥。 •十二月岩國使者赴長崎取藥。
1671 76 歲	•三月，為臥病於崇福寺的即非如一看診。 •五月二十四日，作〈奉輓聖壽即老和尚有引〉、〈舍利塔〉、〈聖壽和尚闍維得設利詳略〉悼念即非。 •六月上旬，致函問候吉川廣嘉，附六月一日完成的〈鈔存西湖志題辭〉。 •九月八日，致函吉川廣嘉。 •冬，妻子於故里逝世。	•五月二十日，即非如一示寂，世壽 56 歲。 •六月八日，獨健性乾示寂，世壽 80 歲。 •九月河野奉行卸任，由牛込忠左衛門繼任。 •十月一日，岩國藩醫佐伯玄東更姓「豐田」。
1672 77 歲	•一月底，賦詩以記豐田玄東來訪，並致函吉川廣嘉。 •三月上旬，贈書畫給新任奉行牛込。 •三月二十六日，長孫戴善自中國搭乘商船抵達長崎。 •四月中旬，撰《有譙別緒自剡分宗》。 •四月底致吉川廣嘉函，表示牛込奉行已核准赴萬福寺覲見隱元、趁便先至岩國之申請。準備期間，長孫戴善突然來訪，行程將延後。 •十月作〈病中五首〉。 •十一月五日，病情惡化，招千呆性俊交代後事。 •十一月六日作〈遺偈〉後，於崇福寺「廣善庵」示寂，世壽 77 歲。	•一月二十日，玄東赴長崎取藥，並轉達吉川廣嘉擬招聘獨立之意。 •五月七日，獨立信函連同棗乾、藕粉送抵岩國。 •五月十六日，獨立傳達仲秋望後將往訪岩國的信函，連同藥材三十五劑送抵岩國。 •七月四日，岩國使者兒玉九郎右衛門赴長崎獨立處；八月二十五日，取藥返抵岩國，未附獨立函。 •千呆性俊於獨立逝世後，作〈為立公大德掩龕〉，並遵照遺囑，由弟子慧明護送遺骨至萬福寺，納骨於萬松岡「明獨立易公之塔」。隱元作〈輓獨立徒〉，南源性派撰寫祭文，其他同門亦輓詩憑弔。 •十一月十一日，吉川廣嘉不知獨立已逝，派使者至長崎探望。 •十二月十四日，岩國使者赴長崎弔祭獨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元年 年齡	戴笠－獨立性易事跡	相關人物事跡
1673		四月二日，隱元獲後水尾上皇賜號「大光普照國師」，翌日示寂，世壽 82 歲。
1677		竺印祖門示寂，世壽 68 歲。
1679		八月十六日，吉川廣嘉於荻邸去世，享年 59 歲。
1682		•四月十七日，朱舜水於江戶逝世，享年 82 歲。 •戴笠耘野去世，享年 69 歲。
1709		十二月，高玄岱受新井白石薦舉，獲聘為幕府儒員。
1716		高玄岱為緬懷先師，在獨立逝世五十周年將屆之際，徵得埼玉縣金鳳山平林寺住持的同意，於寺境內興建「戴溪堂」。
1718		高有鄰（玄岱之子）等立「明獨立易禪師碑」於「戴溪堂」之側，其上刻有玄岱起草的〈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
1722		八月八日，高玄岱去世，享年 74 歲。
1746		二月二十九日築地大火，存於高有鄰宅邸之獨立遺稿《天外老人集》15 卷，全數化為灰燼。
1771		十一月六日，高有鄰於東京東叡山護國院設立「天外一閒人髮齒碑」，上有源良弼撰述、橘勵齋篆刻的碑記，以誌未能遵循父親遺願，將《天外老人集》順利付梓之經緯。
1834		二月，東條琴臺家中失火，所藏《天外老人集鈔》2 卷燒毀。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獨立性易手稿（依寫作年月序）

《獨立書簡》，九州歷史資料館柳川古文書館藏，史料編號 1244、1346、1357、1365、1366、1367。

《東矣吟》（1656），國立公文書館藏，史料編號「漢　10693」、函號「313-312」。

《一峰雙詠　附西湖感懷草》(1657)，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原史料編號為「鶚　詩文　125」，另有「こ第卅七号」之手寫編號。

《獨立禪師實帖》（1658），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史料編號「チ 06 04743」。

《書論》（1660），金鳳山平林寺藏。

〈橫秋風雨三十韻有引〉（1662），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史料編號 B-2869。

〈獨立詩書「有焦記」〉（1664），吉川史料館藏，史料編號 440。

《明朝遺臣天問獨立書牘》四卷（1664），吉川史料館藏，史料編號 44。

〈青芝記〉（1665），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2010a0007。

〈釋中〉（1665），吉川史料館藏，史料編號 442。

〈開門崇正說〉（1666），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2010a0008。

「御館御門所替之件」檔案（1666），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1118000742。

〈葬日詳正〉（1667），吉川史料館藏，史料編號 443。

《獨立性易書卷》（1667），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史料編號「書黃檗 62」。

〈鈔存西湖志題辭〉（1671），《西湖遊覽志》抄本上冊，吉川史料館藏，史料編號 543。

〈病中五首〉（1672），黃檗山萬福寺藏。

〈遺偈〉（1672），黃檗山萬福寺藏。

（二）獨立性易相關抄稿

南源性派著，道曜、道周編錄，《南源禪師藏林集》（6 卷）。洛中：田原仁左衛門，延寶三年〔1675〕孟秋吉日；同志社大學藏。

南源性派著，道曜編，《芝林集》（24 卷）。京都：村上勘兵衛，貞享三年〔1686〕；國立國會圖書館鶚軒文庫。

高玄岱，〈明獨立易禪師碑銘并序〉（1718），金鳳山平林寺藏。

獨立性易書，〔日〕星野直翁複製，《黃檗獨立詩書帖》。大阪：星野直翁，1913；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原書軸藏於大阪慶瑞寺。

〔日〕小宅生順錄，《西遊手錄》稿本（1664），水戶彰考館藏。

〔日〕小宮山楓軒編，《耆舊得聞》全 13 卷，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數位影像。

〔日〕大田南畝編，《瓊浦遺佩》上下二卷（1809），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古賀十二郎抄本，《獨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史料編號「渡邊文庫ヘ 11-127」。
〔日〕吉永雪堂抄本《示寄獨立公法語等集》，黃檗山萬福寺藏。
〔日〕吉永雪堂抄本《戴曼公獨立書簡集　一、二》，黃檗山萬福寺藏。
〔日〕東條琴臺編，《先哲叢談續編》。東京：千鍾房，1884；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日〕藤田葆編，《獨立遺事》（1889），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5050b0078。
〔日〕藤田葆編，《獨立遺藻》（1889），岩國徵古館藏，史料編號 05050b0079。

（三）其他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府學刊本。
〔明〕朱舜水著，朱謙之編，《朱舜水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明〕隱元隆琦語，釋性杲等編，《普照國師法語》下卷，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經號 2606，冊 82。東京：大藏經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研究會監製，《大正新脩大藏經》電子資料庫，2012 年版（http://21dzk.l.u-tokyo.ac.jp/SAT/）。
〔清〕朱用純，《朱柏廬詩文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清〕朱彝尊，《明詩綜》，康熙四十四年（1705）六峰閣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111-114 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清〕李銘皖等修、馬桂芬等纂，《蘇州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5-5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清〕徐秉元修，仲弘道纂，《桐鄉縣誌》，康熙十七年（1678）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善本古籍。
〔清〕孫岳頒等輯錄，《佩文齋書畫譜》，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影印。
〔清〕殷增編次，《松陵詩徵前編》，光緒九年（1883）吳下重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淩淦輯，《松陵文錄》，同治十三年（1874）刊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盛　楓，《嘉禾徵獻錄》，收入劉俊文等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125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6 據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
〔清〕陳和志修，倪師孟等纂，《震澤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 20-23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清〕楊鳳苞，《秋室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潘　耒，《遂初堂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50 冊。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潘檉章，《松陵文獻》，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據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潘耒刻本。
〔清〕錢肅潤輯評，《文瀔初編》，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73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顧炎武，《亭林詩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康熙刊本。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日〕大槻幹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編著，《黃檗文化人名辞典》。京都：思文閣出版，1988。
〔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隱元全集》。東京：開明書院，1979。
〔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木菴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92。
〔日〕平久保章編，《新纂校訂即非全集》。京都：思文閣出版，1993。
〔日〕林春勝、林信篤編，浦廉一解說，《華夷變態》（全三冊），收入《東洋文庫叢刊》15。東京：東洋文庫，1958-1960。
〔日〕林復齋等編，《通航一覽　四》（全八冊）。東京：國書刊行會復刻版，1967。
〔日〕盧千里著，原念齋校，《先民傳》。江戶：慶元堂，文政二年（1819）。
〔日〕磯ケ谷紫江，《墓碑史蹟研究》。東京：後苑莊，1927-1935。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唐通事會所日錄》。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5。
純心女子短期大學長崎地方文化史研究所編，《長崎圖志》。長崎：純心女子短期大學，1992。
彰考館編，《朱舜水記事纂錄》。東京：吉川弘文館，1914。

二、近人論著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7。
李經緯主編，〈中國醫學家赴日傳播學術〉，《中日醫學交流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李獻璋，《長崎唐人の研究》。佐世保：親和銀行ふるさと振興基金，1991。周于飛，〈「鷺隱詩社」成員認定過程考論〉，《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 13 卷第 3 期，2011 年 8 月，廈門，頁 9-12。
周于飛，〈鷺隱詩社研究〉。杭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論文，2012。
南炳文，〈明末流亡日本二遺民朱舜水、戴笠生平考二則〉，《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 年第 2 期（總第 232 期），長春，頁 5-9。
計文淵編，《舜水流風：中日古代書畫遺珍》。香港：中國美術出版社，2012。
徐興慶編，《新訂朱舜水集補遺》。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
徐興慶，《朱舜水與東亞文化傳播的世界》。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徐興慶，〈日中文化交流の伝播と影響：徳川初期の独立禅師を中心に〉，《比較日本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教育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第 7 號，頁 167-174。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2011。
梁容若，〈明季兩戴笠事蹟考〉，收入氏著，《中國文化東漸研究》。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6。
楊儒賓、吳國豪主編，《朱舜水及其時代》。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廖肇亨，〈明末清初遺民逃禪之風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廖肇亨，〈天崩地解與儒佛之爭：明清之際逃禪遺民價值系統的衝突與融合〉，收入香港浸會大學編，《人文中國學報》第 13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謝仁真，〈試論明末清初遺民儒學中的倫理掙扎〉，「儒家倫理學之反思」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新竹：華梵大學，2006。
謝國禎，《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謝國禎，〈顧炎武與驚隱詩社〉，《中華文史論叢》第 8 輯，1978 年 10 月，上海，頁 423-444；後收入氏著，《明末清初的學風》。
謝國禎，《明末清初的學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謝崇熙，〈清初明遺民的「屈陶」論述〉。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釋月真主編，《明末清初禪宗高僧墨跡展特集》。北京：中國書店，2012。
〔日〕下中邦彥編，《書道全集》第 21-23 卷。東京：平凡社，1965 年 6 月-1968 年 12 月。
〔日〕大野修作，〈独立の「斯文大本」と「臨池述意」〉，《書法漢學研究》（書法漢學研究會編，アートライフ社出版）第 5 號，2009 年 7 月，大阪，頁 15-23。
〔日〕大槻幹郎編著，《祥雲山慶瑞寺：龍渓禅師三百三十年忌記念》。高槻：祥雲山慶瑞寺，2000 年 4 月。
〔日〕大槻幹郎，《文人画家の譜：王維から鉄斎まで》。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 年 1 月。
〔日〕小松茂美編，《日本書蹟大鑑》第 18、19 卷。東京：講談社，1978-1980。
〔日〕小松茂美主編，《唐様》，《日本の書》第 12 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 年 4 月。
〔日〕小松茂美，《日本書道史展望》。東京：旺文社，1997 年 5 月。
〔日〕山田重正，〈独立性易とその医学について〉，《黄檗文華》第 17 號，宇治，1975 年 4 月，頁 2。
〔日〕山崎清子，〈独立禅師の足跡を訪ねて〉，《黄檗文華》第 76 號，1984 年 7 月，宇治，頁 4-6。
〔日〕中田勇次郎主編，《日本書道史》，書道芸術　別卷第四。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 年 4 月。
〔日〕中村幸彥，〈独立の臨池述意〉，初出《田山方南先生華甲記念論文集》，頁 582-588。東京：田山方南先生華甲記念會，1963 年 10 月。後收入中村幸彥，《漢学者記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頁 367-374。東京：中央公論社，1982。
〔日〕今關天彭，〈日本流寓の明末諸士〉，收入氏著，《近代支那の學藝》，頁 382-414。東京：民友社，1931。
〔日〕木村得玄，《黃檗宗の歷史・人物・文化》。東京：春秋社，2005 年 9 月。
〔日〕木宮泰彥，〈來朝並びに歸化明清人と文化の移植〉，《日華文化交流史》。東京：富山房，1955。
〔日〕田辺茂啓編，古賀十二郎校，《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庫刊行會，1928。
〔日〕石村喜英，〈黃檗独立禅師交遊の一側面〉，《仏教史研究》（大正大學史學會編輯出版）通號 4，1969 年 12 月，東京，頁 141-165；後收入氏著，《深見玄岱の研究》。
〔日〕石村喜英，《深見玄岱の研究：日中文化交流上における玄岱伝と黃檗独立禅師伝》。東京：雄山閣，1973。
〔日〕吉永雪堂，《天閒老人獨立易公紀年》。下關：門司圖書館，1961。
〔日〕米田彌太郎，〈独立禅師の真蹟書論〉，《日本美術工芸》（日本美術工藝社編輯）第 519 號，1981 年 12 月，東京，頁 15-22。
〔日〕辻田登美子，〈独立禅師（黃檗山万福寺）と中国医学〉，《黃檗文華》第 126 號，2005 年 6 月，宇治，頁 73-81。
〔日〕辻善之助，〈江戸時代に於ける支那文化の影響〉，收入氏著，《日支文化の交流》。大阪：創元社，1938。
〔日〕別府節子主編，《出光美術館蔵品図録　書》。東京：平凡社，1992 年 7 月。
〔日〕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
〔日〕林雪光編，《黃檗文化》。京都：墨美社，1972 年 3 月。
〔日〕林雪光編，《黃檗美術》。京都：思文閣出版，1982 年 3 月。
〔日〕倉光大愚編，《高僧遺墨集》第 11 輯。東京：柏林社，1930 年 1 月。
〔日〕宮田安，《唐通事家系論考》。長崎：長崎文獻社，1979。
〔日〕宮田安，〈独立禅師示寂の広善庵〉，《黃檗文華》第 69 號，1983 年 5 月，宇治，頁 4。
〔日〕宮田安，《長崎唐寺の末庵》。宇治：黃檗山萬福寺文華殿，1990。
〔日〕桂芳樹，〈長崎に渡来した独立禅師の岩国における資料〉（上、中、下），《長崎談叢》44-46 輯。長崎：長崎史談會，1966-1967。
〔日〕桂芳樹，《僧独立と吉川広嘉》。岩國：岩國徵古館，1974。
〔日〕荒木周道原著，福田忠昭增補訂正，長崎市役所編，《幕府時代の長崎》。京都：臨川書店，1973。
〔日〕高井恭子，〈独立性易の書と学問：明書風受容の背景〉，《黃檗文華》第 116 號，宇治，1996 年 12 月，頁 96-114。
〔日〕高井恭子，〈独立性易の六義解釈について：王義之批判を論点として〉，《黃檗文華》第 118 號，1999 年 5 月，宇治，頁 130-1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高井恭子，〈明末帰化中国僧の学識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編輯出版）第 49 期 1 卷（通號 97），2000 年 12 月，東京，頁 251-253。
〔日〕高井恭子，〈黄檗僧独立性易の経史批判の特色：唐朝における正史整備事業と仏教の関係〉，《東海仏教》（東海印度學佛教學會編輯出版）第 46 期，2001 年 3 月，名古屋，頁 30-44。
〔日〕高井恭子，〈書道思想における道家思想の一端について：王羲之から黄檗僧独立性易まで〉，《黄檗文華》第 124 號，2003 年 4 月，宇治，頁 53-64。
〔日〕高野辰之、佐佐木信綱合著，《江戸文學史》中卷。東京：東京堂，1935-1938。
〔日〕塩原はる，〈戴曼公独立禅師の日本淹留〉，《黄檗文華》（黄檗文化研究所編輯，黄檗山萬福寺文華殿出版）第 76 號，1984 年 7 月，宇治，頁 6。
〔日〕奥田行朗等編，《黄檗遺墨帖》。宇治：黄檗山萬福寺、全日本煎茶道連盟，1967 年 11 月。
〔日〕鈴木康子，《長崎奉行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
〔日〕鈴木康子，〈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の「言行録」〉，《花園史学》（花園大學史學會編輯出版）30 期，2009 年 11 月，京都，頁 40-62。
〔日〕鈴木康子，〈長崎奉行河野権右衛門通定と寛文期の長崎〉，《花園大学文学部研究紀要》（花園大學文學部編輯出版）42 期，2010 年 3 月，京都，頁 20-45。
〔日〕鈴木康子，《長崎奉行：等身大の官僚群像》。東京：筑摩書房，2012。
〔日〕増田孝，《日本近世書跡成立史の研究別冊史料図録》。東京：株式會社文獻出版，1996 年 11 月。
〔日〕錦織亮介，《黄檗禅林の絵画》。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06。
古筆學研究所編，《過眼墨宝撰集》第 4、6 集。東京：旺文社，1989 年 3 月、1991 年 8 月。
成田山書道美術館編，《江戸時代の書蹟：館蔵品を中心として》。千葉：成田山書道美術館，1993 年 10 月。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黄檗の美術：江戸時代の文化を変えたもの》。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3 年 10 月。
近世禪林墨蹟刊行會編，《近世禪林墨蹟》。京都：思文閣出版，1974 年 4 月。
長崎史談會編，《長崎名勝圖繪》第 4 卷。長崎：長崎史談會，1931 年 4 月。
長崎市立博物館編，《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図録　VI》。長崎：長崎市立博物館，1992 年 3 月。
福島市教育委員會，〈黄檗僧独立禅師と高泉和尚の墨蹟〉，《福島市の文化財》，頁 1-5。福島市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 38 集，1997 年 3 月。
墨美社編，《墨美》第 113 號，特集黄檗墨蹟。京都：墨美社，1961 年 12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4 (Dec. 2014), pp. 123-210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4.54.03

Chinese-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Tradition of Medical Ethics": The Wander Life of Daili, Zen Master Dokuryu Shoueki

Shyu, Shing-ching*

Abstract

Zen-Master Dokuryu Shoueki (1596-1672) born in Hengzhou traveled to Nagasaki Japan in 1653 at the age of 58 and perished in Japan at the age of 77. In the last 20 years of his life,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Tokugawa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Tradition of Medical Ethics.

Utsunomiya Ton-an (1633-1709), a Confucian in Iwakuni Domain (Yamaguchi Pref.), stated "Dokuryu is good at poetry as well as Buddhism, calligraphy, medicine and Confucianism." However, Oyake Seijun (1637-1674), a Confucian in Mito Domain declared that Dokuryu is only one of those who know little about the literary world. The two comments are in striking conflict.

Dokuryu lived in China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start of Qing Dynasty. In the upheavals of war, he had to strive for life. Traveling to Japan by ship, he finally could show his talents despite the hardship. In this paper, I divide Dokuryu's career into five periods: Earning a Living (1596-1653), Finding ways in Japan (1653-1654), Monastery (1654-1658),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17 Taiwan; E-mail: shyumark@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treat in a Mountain (1659-1662) and Doctor (1663-1672). Based on Dokuryu's poetry and calligraphy collected in Japan, I study hi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deological conversion, make textual research on his exchange experience with people in a different space and time, and further clarify his historical position.

Keywords: Daili, Zen-Master Dokuryu Shoueki, Obaku-shu, ideological conversion, loyalist of former dynasty escaping into Z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